

年

卷

期

第

10

第

13

小 說 世 界

THE STORY WORLD

Vol. X

No. 13

(130)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立券之報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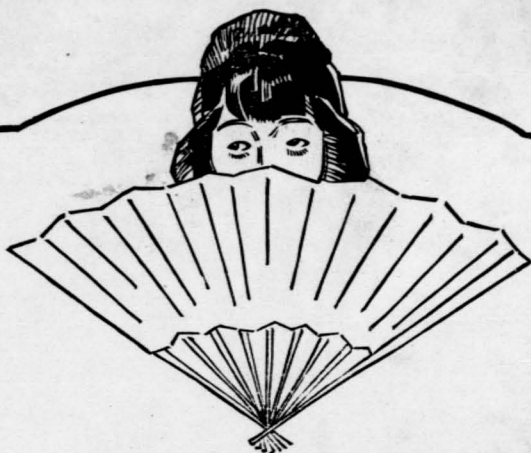
(第一三〇號)



第十卷 第十三期

商務印書館發行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愛美女士都喜用

商務印書館精製的

摺扇
純扇

扇面 影印古今 名人書畫
扇骨 雕琢精緻
形式 纖巧精雅
一切都合於美的條件故樂用者多上海發行所虹口分店及各省分館均有發售

〔價定〕	〔數種〕	〔刷印〕	〔類〕
元二至分二角一	種三十百一	印版羅珂及印石	扇摺
角七至分五角四	種三	印石色設	扇女
分七角二及角五	種二	印石色設	扇純

◀寄 印 索 承 單 價▶



贈君青兩周 (一) 園公錫無



贈 君 青 雨 周

(二) 園 公 錫 無

影印古書

四部叢刊單行本

(印有目錄承索即寄)

是書選輯四部必要之書凡三百二十三部八千五百四十八卷採用底本編券據所藏外尤承海內外藏家之助得宋本三十九金本二元本十八影宋寫本十六影元寫本十八高麗舊刻本四種道藏本二餘亦皆出明清精刻用石版覆印影影傳神無異真蹟茲為購買便利起見特發行單行本以廣流傳

學津討原

二百册 連史紙六開本 一百二十元
毛邊紙六開本 九十六元

此書嘉慶中虞山張海鵬所刻所收凡一百七十二部一千又四十三卷其中無單行本者十居八九與別種叢書互見者是正之功亦非他刻可及今依照贖圖初印本影印

續古逸叢書

二十二種四十六册 夾頁紙大二開本一百廿二元
料半紙大三開本九十二元

此書由涵芬樓覓得之宋本影印而成均四部之要書不傳之秘冊版本罕見筆墨精審方之古逸叢書差堪比擬因取叢刊之體以續黎氏之書為好固故之士當必有取於斯

別下齋叢書並涉開梓舊

四十册 連史紙廿二元
毛邊紙十八元

海寧蔣氏別下齋叢書久為海內所重此兩書選擇精審校印尤佳所收各書均少單行之本原現極罕見兩種缺備尤為難得今據初印精本影印清朗悅目

涵芬樓秘笈

第一集八册 連史紙三元
第二至十集各八册 連史紙二元半
毛邊紙二元半 集各八册 毛邊紙二元

本館藏古善本浸銷漫亡爰出涵芬樓所蓄秘籍世無傳本者校正印行仿知不足齋叢書之例刊成八本區為一集現已出至第十集尙擬陸續供獻於海內之嗜古者

其他舊籍詳載舊學書目承索即寄



秘密博士

敏芝

克魯 伊洛夫 寓言

商人與老鼠
狼父子
母鹿與修行人
狗
風箏
驢

唐小圃

世界寓言

塵夢

予有罪

封面與插圖

無錫公園

意大利鄉村中之美女

小說世界

第十卷
第十三期

文齋藏書

指嚴遵稿





慈愛之障 禹 鐘

□西笑..... 李 濟 明

猩猩復仇記 洛 翁

牢籠之人生 愈 慕 古

■中西格言之類似..... 頁 一

容齋筆記 容 齋

自誤 寶 康

□世界寓言..... 塵 夢

口野人記 天 游

西笑..... 胡 文 煒



商務印書館發行

各種雜誌

英語週刊	英文雜誌	婦女雜誌	小說世界	小說月報	兒童畫報	兒童世界	少年雜誌	學生雜誌	教育雜誌	東方雜誌
每週一册 每册五分	每册二角	每册二角	每册一角	每册二角	月出二册 每册八分	每週一册 每册六分	每册一角	每册角半	每册角半	月出二册 每册二角
全年 二元	全年 二元	全年 二元	全年 二元	全年 二元	全年 二元	全年 二元	全年 一元	全年 二元	全年 二元	全年 二元

農學雜誌	數理化雜誌	革新雜誌	社會學雜誌	國學叢刊	史地學報	科學雜誌	太平洋	學藝雜誌	民鐸雜誌	教育彙刊	新教育
每册三角	每册三角	每册三角	每册三角	每册三角	每册三角	每册二角	每册二角	每册二角	每册二角	每册二角	每册二角
全年 二元	全年 二元	全年 二元	全年 二元	全年 二元	全年 二元	全年 二元	全年 二元	全年 二元	全年 二元	全年 二元	全年 二元

予有罪

指嚴遺稿

東邦文學家。好作物語風世。愚惟今世界人傑。輒恃武器以破壞和平。寰球無乾淨土。職武器之故也。作武器引咎語。自怨自艾。若嘲若風。庶幾有見而知警者。

大氣磅礴。渾渾噩噩。初無朕兆。十二萬年前。不知何所自來。予第知外祖母曰星雲。不夫而孕。實誕予母。名曰富媪。搏搏莽莽。與大氣相鼓盪。造物者誰。無端而胎予於大冶山中。爲大氣之精華。抑富媪之神力歟。予固不得而知也。逮予產出。塊然物質。初無是非之知覺。又何功罪之可分。予之爲予。於周圍世界中。有益乎。有損乎。利害乎。予安能自爲懸斷。况與予同產者不一其

數。環顧纍然。雅不知今世界將以何等地位。容予廁立。予之幼年。膚色褐赤。絕少光采。性堅剛。自媿不文。然天賦我才如此。無奈何也。兄弟輩類皆如予。靡足述者。既而投之洪鑪。鎔冶鼓鑄。加以錘鍊。予與兄弟均歷此階級。少忍須臾苦痛。將欲大有作爲。自謂國利民福。均予兄弟輩所有事也。予輩既抱此大志願。又經鈞陶鍛鍊。自當出而問世。維時予長兄最慈祥。身充鼎鑊。炊爨烹飪以餉世人。食其福者恆河沙數。次則爲耒耜犁鋤。躬耕而食。曾與農學專家曰許行者結爲至交。時乃錢鏞。奄觀銍艾。國史特書大有年。秋收豐稔。婦子嬉嬉。太平景象。皆予次兄所手造也。又次則成斤斧斲削。庀

大材。築大屋。制器尙象。作者望。述者智。與僮般匠石等。大師從容討論。世人咸利賴之。其有功於制作爲何如。再次則針線施之。纒紉。垂衣裳而天下治。管鑰以守庫藏。弭盜賊則萬民安。皆於世有大利益。功德在人。馨香百世。予初曷勝艷羨。而更有次兄者。性最暴烈。爲刀爲劍。爲戈爲矛爲鏃。其於弓也爲矢鏃。爲鏃甲。然其尙武精神。有足稱者。除暴安良。惟兄是賴。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歷史上稱道不衰。惜有時爲盜賊暴民所利用。殺人如麻。血流漂杵。衆咸苦之。或則詛咒曰。勿戢將自焚也。故功罪參半。善惡維均。然仁聖之言。必謂罪多而功少。春秋無義戰。道德經言佳兵不祥。循吏之政。賣劍買牛。詩人之詩。洗兵黃河。歷史家云。大相斫書。一胞膿血史。皆痛兵戈之爲禍。而以和平無事爲大福也。顧和平之道。自大有經濟在。非若秦祖龍之銷鋒鏑以爲鐘鐻。便謂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可以久安長治也。故

欲弭亂。適以召亂。是謂反動力。惟予次兄暴烈之性。豈甘受壓制者哉。是時予兄輩多見用於世。而予則仍處荒山寂寞中。與木石居。與鹿豕游。雅不知幾何歲月。顧類於予者尙有數輩。皆引領而望曰。庶撫我乎。無何。世局大變更。人事大進化。予兄輩咸投閒置散。隨淘汰之潮流以去。予乃與後起之同類一躍而登新舞台。維予同時嶄露頭角者。乃有千奇百巧之機器焉。鈞心鬪角。制作敏捷。一器可敵萬人。最少亦敵百夫。視前此之斧斤。斲削針線管鑰。葦蔑如也。此其惟一開創之功。自不可沒。當世崇拜者翕然一致。力之偉大。概可想見。彼既具此偉大之力。兄弟輩因得連帶而奏效。程功。乃至不可勝數。舉其笨笨大者曰。舟車。向之剝木剝木者。今則易以鐵甲鋼甲。向之輪軸轂輻。掌於輪人與人梓人匠人者。今則悉事冶鑄錘鍊。而且置以鍋爐。促以蒸汽。架以軌轍。皆兄弟輩之新職業也。曰建築。向求工師

得大木。今則冶金爲柱。鎔鐵作梁。下至根闌闌楯之屬。無不以此易彼。楚材滅色。歐治生光。物質之變遷。誠不可思議哉。曰電線水水管。引鐵而長之。可以通信。范鐵而空之。可以貯水火。奇之又奇。然實無可奇也。兄弟輩之性能才力。拓而充之。固無所不可。故者以利爲本。孟子之言。不我欺也。其他螺釘齒輪梭片活軸之屬。爲物雖微。然能樞紐萬彙。運動羣倫。斷推一時豪傑。丁斯時也。予之運命。乃始醞釀成熟。漸現色相於其間。初。予給事冶鑄廠。練習普通知識。固不解將來之當作何用。爲禍爲福。損益利害。均非予之所敢措意也。及畢業。乃資送予入製造廠。德州漢陽上海之兵工廠歟。抑世界鼎鼎大名之德國克虜伯廠歟。予固未暇詳辨。無何。口徑成矣。機括靈矣。子彈備矣。而又飾之以鋼把。先之以刺刀。於是予乃克岐克嶽。嶄露頭角於新世界中。爲一成材之武器。姓予曰機關。名予曰過山。又曰開花。字予曰

來福。又曰毛瑟。予是時力猛於虎。性急如火。自命一鳴驚人。倘躬臨前敵。可以橫掃千人軍也。予氣乃張甚。視前此兄輩之所謂生力軍常勝軍等。不啻如傀儡登場。泥中鬪獸。不值予之一笑。予因思將來運命至佳。必占世界最高之位置。雖彼機器之智巧。足以左右全球之實業。而非藉予力之保護。勢不能達發展實業之目的。况其他舟車建築電線水水管等。何一非以武裝和平之實力。爲之後盾。始獲安堵無恙乎。思之思之。不覺喜極欲狂。手舞而足蹈。躍馬稱帝耶。聞雞起舞耶。雄心勃勃。寧讓古人。要之斯時。予雖趾高氣揚。矜心傲氣。然對於世界。實抱積極觀念。以有備無患爲理由。以設險守國爲主旨。以繕完禦侮爲手續。以孰亂法紀天下共擊爲標幟。存心如是。即自譽爲治道干城。和平保障。不爲過也。嗟乎。人生當未遇時。如太璞蘊山。潛珠媚水。不染絲毫之塵障。自謂他日得志。必如何聰明正直。不變故

常存赤子心。爲天下福。所謂本來面目者。大都如是。及一旦閱歷世故。利欲乘之。初心既改。機械橫生。於是不惜舉其平日之所期許。犧牲而弁髦之。賣弄才力。憑藉威權。堅持倒行逆施之政策。以濟其私圖。貽禍家國。塗炭生靈。岸然有所不顧。是豈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予回顧前塵。事勿自愛。曾幾何時。此願不可追矣。由今日觀之。予武器。言和平不可以道里計。安能爲蒼生造福。豈知初念之理由主旨。手續標幟。無一不與和平有密切之關係。武器乎。非和平之母。而最慈祥惻怛之物乎。然無端而一用再用。殺機既動。盪越橫決。而不可止。誰生厲階。至今爲梗。予身入局中。百思而不得其解。而一念初心可剖。則且皎如天日。抑又何也。

予今道予用世之歷史矣。方予一躍登場。奮飛萬里。不知以何年月。入歐西之葡萄牙國。天生我材必有用。機會之來。間不容髮。革命革命之唱聲正高。予自願新發

於礪。躍躍欲一試。果也義旗飄舉。轟轟烈烈。不逾四十八鐘而克奏膚功矣。是役也。殺人不多。而建勳殊偉。予心無愧怍。酣適已甚。豈知卽此一念。驕氣乘之。及再試而予遂不自檢束矣。無何。流轉入新世界之墨西哥。負擔甫弛。而革命旗已觸予眼簾。或懲惡之曰。將軍老斲輪手也。予亦喜自負。橫刀入陣。當者莫不披靡。神威無敵之聲。震悚全國。予覺今世界人物皆如枯朽。予直摧拉之。不勞更舉也。不幸黨派紛歧。變故迭起。能發而不能收。予心恥之。乃奮其武怒。大肆殘殺。暴骨原野。流血成渠。予怒尙不可止。爰復搜山索谷。碎匄礪破。老稚無赦。雞犬不留。嗟乎。此時之予。如惡魔。如厲鬼。如風狂漢。如瘦狗。如食人獸。一月之間。洞人之胸。盪人之腦。視人如革囊而射其血者。殆不可沙數計。嘻。亦酷矣。至此予絕不自悔。一若天經地義。直應如此。法律家言所云當然者。予心寧不如是耶。誠不解曩昔保障和平之心。消

歸何處。而竟若此。主帥以予敢殺。腹頗誹之。而又愛予能。乃召入帳中。屏左右而謀之。曰。子勇銳若此。而屈子以區區小國。人民少。不足以供盪決。今有稱霸中原。挾絕大野心。將爲他日統一全球主者。苟得子往。必能逞彼雄心。而子亦得痛快淋漓。朝殄虜肉。夕飲仇血矣。吾子其有意乎。予時俠氣高張。豪興勃不可遏。則擊額自表曰。敬諾。主帥大喜。乃鳴鼓作樂以送之。且射擊百八次。呼曰。爲子祝。奏凱而歸。予復擊額致謝曰。如命。旣行。遠征之樂。爲諸健兒冠。常歌老杜塞上曲。聲淵淵出金石。又自編愛國救民之新歌。時於戰艦中揚聲度之。海鷗驚飛。波濤激盪。意氣可謂壯哉。嘗謂人生社會中。餽餽無快心事。惟從軍至樂。同仇敵愾。進止坐作。如手足相倚。一也。萬里遠征。橫絕山海。俠風滿天地。二也。殺敵致果。誅仇讐如草芥。必快心而後已。三也。班師奏凱。大告成功。而爵祿不與焉。四也。予常以是四者自慰。又以

自壯。同袍皆隸之。因取斯意編作歌詞。爲長途之良伴。無何。報已抵霸國。旋受霸主之命。往攻海濱之都。予感知己。亟思報稱。乃身突重圍。衝殺三日。夜。攻破之。復大搜殺。婦嬰俱不能免。射擊如雨下。死者十八九。予猶以爲未足。適同袍獻計縱火。光燭天。街市爲墟。予復助桀爲虐。時於火中攻擊。居者慘聲呼留命。予充耳不聞也。噫。惡虐至此。予亦不自知其何心。天道無知。慘酷恐干神怒。此昔日迷信之語。予新人物也。胸次絕無此觀念。顧人道主義安在。似亦不應爾爾。而當日亦絕無此觀念。何哉。蓋功名念重。則道義念輕。且權利思想。亦甚發達。殘殺與劫掠相表裏。殆無庸諱。然則苟反思之。予之罪惡已昭著。而予悍不自覺。滿招損。謙受益。予旣自滿至此。禍敗無日矣。果也。斯拉夫人大告奮勇。向予猛打。擊。予未爲之備。急欲引避。已不及。予遂被執。或怒欲燬之。某督軍曰。是尙可用也。乃收予入武庫。予自出廠間。

世以來。實惟第一次受敗。羞憤悔恨交并。羞羞一旦之雄名掃地。憤斯拉夫人之惡作劇。悔不見幾。成功早退。懼前此殺戮過甚。今人將施之於予。殆不免也。予思潮盆涌。沈痛幾不能自持。恨不得如或之燬我。反可了此罪孽。凡人處失意拂逆之境。則前塵影事。湧上心頭。而向之種種不自檢束之行爲。爲良心上過不去者。歷歷如圖繪。呈於目前。何況殺人之惡孽。孤人之兒。寡人之婦。掠奪人之子女。殘破人之田廬財產。天怒人怨。實爲覆載所不容。而又揚揚自以爲功。拜爵受金。高踞顯要。宮室妻妾狗馬之奉養。超軼儕輩。予等雖錚錚固守。不屑爲此。然助成惡孽。使夫已氏者傲幸傲狠。縱欲快心。自謂有所恃而不顧一切。果誰之罪耶。今則已矣。予知罪矣。他日果獲天佑。復出而問世。則必束身自好。堅持予最初保障和平之目的。勉爲世界福星。斷不復爲殘忍貪功者所利用。噫嘻。予今日設誓矣。所不與和平

之福神同心者。有如白水。予此時心地頓覺明白。徧體清涼。與向之爆裂性。轟雷掣電。渾身如火者。竟不相伴。予殆進化矣。世界之和平。殆有望矣。未幾而慕予名者紛至。有卑禮厚幣以招予者。予以用世情切。不覺如響斯應。貿然首途。及至。則予祖國也。異哉。予流轉人間。乃復得歸故土。心感天佑。喜不自禁。意者天將福吾祖國乎。胡忽於予悔罪之後。始獲蒞此親切有味之故鄉也。予腦中既滿貯一擁護和平之思想。則神志鎮定。態度冷靜。自與曩昔不同。縱爾日祖國兵禍日亟。逐鹿中原。螭蟻鼎沸。而予已立志修行。不主殘暴。誰復能謂予非是。予正轉念間。忽睹革命之旗。五色照耀。如日再中。不覺大喜曰。祖國亦有此舉耶。雖然。喜極而悲。人情之常。况予更事多。有因革命而一躍爲頭等國者。有因革命而陷於恐怖時代。兵連禍結。累歲不解者。予躬親閱歷。尙覺罪惡未消。予心根觸滋痛。噫。予不知此次之革命

如何。祖國情深。希望自不覺愈切。予對此五色鮮明之大旗。先敬祝矣。祝曰。黃帝以來列祖列宗。先王先公。羣神羣祀。佑我祖國。革命成功。兵不再舉。滅火銷鋒。自是厥後。蔚爲共和上國。道一而風同。和平自由之神。永主我之亞東。軍人萬歲。武器萬歲。祖國萬歲。五色旗揚。如日再中。予祝畢。大軍方出陣。軍樂大作。如和予之祝詞。此時意氣。光明磊落。誠足以吞全球而涵萬族矣。予輩部署甫定。而敵師忽至。予意對於國民力主和平。而此抗拒民意之敵師。則不可不迎頭痛剿。予既抑鬱已久。鬱極必伸。人情大都類然。正欲發揚蹈厲。滅此朝食。忽主帥望風而餒。謂此如飛如翰。如江如漢之軍容。安可敵者。盡速遁。但掠得數萬金。徐爲捲土重來計可耳。予輩不能忍。力諫阻之。終不聽。予輩憤欲解體。主帥始允明日會戰。及中夜。忽報主帥遁矣。予齒切體顛。意不能平。尚欲收合餘燼。背城借一。而同輩咸星散。勢難成軍。

予方嗟嘆流涕。別圖善策。忽敵軍來如潮湧。如泰山壓頂。予力屈被執。自是予乃爲俘爲虜。橫被驅使。變爲一極不自由之物矣。無何。予目睹土匪劫掠之慘。通衢白日。攘奪肆殺。了無顧忌。主帥令予痛剿。予不得已。奮身而出。斯時予憤暴民之念。勝於某憤官軍。嗟乎。以身降讎。意志橫不可遏。則遇事發洩。亦固其所。豈知此難一發。接連焚殺三日夜。大有不可收拾之勢。予爾時惟恐主帥疑我不力。奮勇當先。轟擊甚烈。昔日墨西哥及比利時之惡劇。又復躬自演出。且有過之無不及。予何反覆若此。不知時勢與權力。實爲不可思議之惡魔。一入其中。玄黃易位。朱碧改色。本身所抱之意志。形格勢禁。爲之剝奪殆盡。乃不得不甘效驅策。以爲斡旋之地。萬一決裂。己身既屬空花。且恐有妨大局。心口相商。自問罪孽更重。惟有將機就計。隨時勢權力爲轉移。或可不受時勢權力之淘汰。否則己身尚不可保。何論功名事。

業。卽此一念。於是前此之悔悟意識。消歸烏有。而認賊作父。反以深惡痛絕之習性。據爲牢不可拔之主張矣。予既再爲馮婦。躬蹈覆轍。大有以錯就錯。不做不休之勢。但與曩日有不同者。則飛揚變爲陰鷲。好動變爲持重耳。此固更事之關係。然實奸惡之進步。如鴉片癮然。既戒復吸。癮深一級。予之罪惡。寧不然耶。嗟乎。予之境遇亦至酷。使初返祖國。驟睹革命旗。得良主帥統率。則志願可償。目的可達。何至有今日之變態。乃偏不許予以快心之遇。而事機拂逆。乃至極點。夫然後倒行逆施之事。觸緒紛來。外力乘之。壓迫過甚。予始走死地如驚矣。此實爾日疚心之內幕。今日回顧。綽有餘痛。不知爾日何以如夢如醉也。一日。予高掌遠蹠。傲態可掬。昂然行於焦土瓦礫之墟。四顧茫茫。亦殊不知悲痛。一若彼等皆予仇敵。死之不足惜也。忽一婦人于予來。翹首有所探望。予奮然曰。此必彼中間諜。探吾軍情者。不然。焉

有荏弱女流。而敢來此戰線左右。戒嚴之區。貿然以身嘗試者。遂不待再計決。轟然一鳴。彼婦身仆胸洞矣。予毫不顧惜。以爲當然。又一日。數小兒戲於鐵軌上。時予有保護路軌之責。心惡小兒侵予職權。實則彼幼稚者。安能損壞鐵軌也。予乃身犯惡魔。一日不殺人。則心中不快。韃韃數響。而此活潑之小青年隊。無一倖免者。予今日思之。乃甚怪予之性如野火。一旦燎原。不可鬻邇。又如間歇熱病。熱時昏迷譫語。或發狂則打人擊物。熱退則如夢斯醒。悔已無及。如此者月餘。而主帥趨向共和。收兵解嚴。予亦狂熱漸退。不勝慚悔。束身歸墨西哥之京都。從此不復思殺人矣。豈知此小結束。殊不足以卜予之運命。蓋予之殺人。與功名之通塞相關。殺人益多。則功名益赫奕。軍家之運命。大都爾爾。惟此次則不然。殺人雖多。所賞殊不厚。予方快快失望。或曰。今既同贊共和矣。前此蠻觸之爭。大是無謂。當然不容受上賞。

子奈何作此無理之呻吟。或言雖然。子意殊非是。以子輩辛苦殺人。無論殺之當否。其志要在求賞也。不賞則與問世之願背矣。子時意見之頑舊且悻戾至此。絕不似本來面目。且與俄庫中之悔悟意。截然兩人。噫。子乃黑暗橫決至此。宜其惡貫滿盈。天降之罰矣。不意乃更有殺人之機會至。而子之運命乃大佳。某夜。聞墨京總統駕將南行。兄弟輩不願從命。驟激變。實則總統者本不願下此令。陰授意於子輩也。子輩捧此丹詔。自由行動而絕無後患。其樂為何如。子躍馬爭先。逢人輒擊。道中肆虐不足。則闖入居民家東逐西突。當者輒靡。越貨不足。務奪其命。意以為不如此不足以令人畏服也。媚茲一人。不惜殘彼衆命。予斯時心理。愈趨愈下。不獨不如早年時代之抱積極觀念。且不如失意時代之蓄悔作觀念。并不如猛進時代之猶存敵愾觀念矣。嗟乎。地非戰場。人非卒伍。而子乃逞其殘殺。稍有天良。問忍乎。

否。然子竟忍爲之。而乃富貴逼人來。造惡愈甚。拜賞愈豐。天日愈暗。爵位愈顯。子以此兩日夜殘殺良民之功。竟得一躍而身爲主帥。前此仰鼻息以求人者。今則人來求我。運命之佳。殆無倫比。設使當此事權到手之日。一念前此志願。若何理由。若何主旨。若何手續。若何標幟。今皆一一可見諸實行。大好光陰。幸而錯過。則雖未必盡能貫徹目的。亦終必有尺寸之效可睹。况主座信任良深。他人之齟齬。驟難施展。子果理由充足。主旨正當。安知不蒙絕大助力。至於手續標幟。更屬子權限以內之事。不勞過慮。則子又何憚而不爲。即使不然。將謂志願過奢。實踐非易。則子經第一二次之悔悟。亦宜稍自檢束。爲民國勉強留餘步。何至貿然不顧。知有富貴功名。而屏除一切良心主義道德法律於度外乎。一行作吏。此事遂廢。子竟奉此二語爲師法。於是高擎立整者。所以媚上也。戟指露刃者。所以威下也。治則怠於訓練。

亂則乘機劫殺。直藉寇兵耳。授盜器耳。天地孕育予以寶礦。國家製造予以廠廩。人民膏血金錢。供養予以材料。良工心苦。錘鍊雕琢而成。何爲也哉。爲予能保衛和平。鞏固幸福耳。今若此。實非造物與世人之始願所及料。卽在予之本身。亦覺初終乖舛。不可以道里計。願予當日爲時勢權力所奪。富貴功名所炫。絕不肯幡然變計。掃除惡習。尙何言哉。曾幾何時。而予揚威之時代又至矣。南方革命軍再起。主座命予往征之。予本技癢已久。今日得如私願。天也。既至。射擊益猛。而予身既屬主帥。地位較尊。似不宜躬親瑣務。前此殘殺婦孺之事。斷非予之所屑爲。予特於行陣之時。指揮兄弟輩。又自向敵軍三擊。以示督率之尊嚴而已。予業如許貴倨。誰復敢撻吾虎威。乃不謂竟有某黨人。欲乘間刼制予身。危及主帥。予聞此耗。熱心捍衛。寢食不安。如是者幾旬。而敵帥始遁。敵軍盡降。所以然者。實皆金錢運動之勢力。

耳。予兄弟輩固不爲所賣。予則有泰山之靠。假時勢權力以賣人。毋慮爲人所賣。予頗睥睨一切。以爲大丈夫得志於時者之所爲。惟此揭鐵與赤血耳。而予自爲揭鐵。流人之血。人不能流予之血。予已佔盡便宜。况又獲時勢權力之助。予可任意擊人。而人或擊予。則可指爲悖逆。天下共擊之。予之快心爲何如。古今英雄。聞予事者。當亦助予鼓掌稱快。無何。予受主座命。密防某黨人之舉動。苟獲形跡可疑者。格殺勿論。予知主座寵任。乃獻計曰。予願阬某要塞。犯者洞其腹。而復使兄弟輩四出偵察。獲黨人。卽制其死命。予之忠肝鐵石。始終擁戴陛下可也。噫嘻。此陛下二字何來。胡忽傳於建設共和之世。且又出之於予口。予非極端提倡共和者耶。予非謂天下不共和。無太平之希望。故身所經歷營幹。皆推翻專制之魔力者耶。今予祖國業已建設共和矣。誰敢煽專制餘孽者。苟稍依違。卽謀爲不軌也。破壞和平也。

予初心所抱之積極主義。正當擊殺此輩。以爲和平之保障。俾國中無復覬覦倣倖者。予之目的可達。而太平之願可遂矣。予之責任。寧不在此。而予乃竟與是說大相反。順風高呼曰。陛下陛下。不知此古董之名詞。何以予能記憶而竟宣之於口。予誠不自解。予既甘心自暴。乃與兄弟輩操同室之戈。予道德之一落千丈。熱中之度。適與之成反例。異哉。予挾此術。竟得安然坐鎮要塞矣。予方沾沾自喜。以爲利器制人。人且莫予毒。而不意西南各省。聯袂而起。洵洵欲與予爲難。予憮然始有懼色。求計於兄弟輩。兄弟輩揶揄之曰。爾力能擁護陛下。自號無敵。今復何畏耶。予慚作不能答。竊恐成孤立之勢。乃模稜按兵。僞稱疾不動以觀變。此時予益純用機械之心。了不知忠於誰氏。國家與人民均不之顧。但保全予之地位可耳。天誘其衷。主座自斃。予之功名富貴。熱爲之心灰意冷。然予誠幸福。當此四面楚歌之中。地

位安如磐石。抑何幸哉。予既度此險關。宛如覆水之收。重整旗鼓。於是擁護共和之聲。又復出諸予口矣。雖然。予終不能無疑。蓋予自爲時勢權力屈抑。反顏事仇。而後。擊殺之人。大都爲共和致死。予意中以爲終予之世。當不復見共和。故敢於毅然反對。萬不料未及一年。而共和之旗。復飄揚於吾之目中。共和之鼓。更砰訇於予之耳際。共和之兄弟輩。高聲立整而來者。揖讓一家。予雖慚不可仰。而無可引避。則亦虛與委蛇而已。雖和議既成。大局已定。前此對壘之敵。今已握手不復相讎。然清夜自思。我獨不媿於心乎。予既抱此嫌疑。不思革面洗心。反加猜忌同輩。以爲予昔日之本願。彼等既不深知。且未見諸事實。安能求彼等相諒。而予擁護陛下之實迹。則鑿鑿無可掩飾。彼等見予。常有指摘腹誹之狀。今予縱努力建設和平。彼等未必見信。則予之地位可危。他日稍有蹉跌。彼等落阱下石。當在意中。予又安得

高枕而臥哉。是時全國人心。雖覺痛快。而予心獨杌隉萬狀。一日情緒無聊。獨獵於原野。忽有鳥飛來。兩鳥相戩。若比翼然者。予突起射擊。乃墮其一。一則驚飛而遁。予拾視之。未諳其名。持以問僕。僕曰。是名共和鳥。同聲比翼。形影不離。若擊其一。則其一必自來就死。揮之不去。予默然思此語可驚。彼一僕人耳。乃能借鳥諷予。彼之意識。乃過於予。予將何地自容。顧猶冀他一鳥就死之說不確。可以借題發揮。斥責僕人。聊紓憤懣。乃足未旋踵而悲鳴以至者。果即未及受擊之鳥也。予至此色赧手顫。幾欲暈極而仆。念予曩昔何等志願。若何悔悟。是豈僕輩所能知。然奈何事實相反。貽彼等以口實。至有今日之大辱。苟循予本心以處此。則必幡然痛悔。以此僕爲諍友。今而後心地光明。掃除浮雲障翳。以復本心之善。孔子謂克己復禮仁也。迷途未遠。今是昨非。寧非一絕好機會。乃不謂予惡孽未滿。由慚生憤。由憤生

惡。不自責己。而反尤人。以爲僕敢於謗己。借鳥揶揄。厥罪無主。宜卽宣告死刑。開機一擊而三尺微命。五步流血矣。嗟乎。此予沾濡專制之毒。已深入腹裏。故猜忌之心太甚。主僕之分過嚴。以致立談之頃。演此慘劇。彼一僕耳。有何勢力。與予爲難。彼之一死。直如履一螻蟻。棄而葬之。則事畢矣。然予經此感觸。亦常覺天君不安。旬日後始忘之。自是在予勢力範圍所及內。恆有殘殺事發生。時則共和重建。必有國會代議士以保障人權。一日代議士提出無故戕殺人命案。謂宜限制武器。俾不至橫行無忌。予見而大怒曰。彼等以口舌得官。敢喋喋侮乃公耶。赫然欲報之。會有某甲乙者。陛下聲中之良友也。大局旣變。兩人鬱鬱不得志。且犯嫌疑。恐爲人所算。乃倚予以避患。予事必與商。甲謂予曰。彼賣口舌者。殊無實力。何所恃而敢拂虎鬚哉。黑幕內必有人爲之策畫。且大力者從而利用之。故公然與將軍宣戰。願其

禍當不遠。苟有隙。將軍持武器以驅之。直如驅羣羊耳。乙鼓掌曰。吾聞彼等將出死力以傾覆將軍之主帥。苟有是。非特無禍而且爲福。蓋主帥國之柱石。羽翼覆天下。將軍及兄弟輩莫不爲之擁護。彼等微幸踞顯要。而欲一手掩盡天下耳目耶。將軍勿憂。坐觀其變而後動。毋爲此區區責言以挫神威也。予聞其語心折。遂聽彼等所爲。無何。責言紛來。予地位幾不自保。至有欲仍收予入俄武庫不令用者。或謂宜收予轉付黨人者。予皆不之理。彼等亦無如何。逾月。彼等乃立攻予主帥去。於是予之兄弟輩在墨西哥者皆大憤。投袂而起。飛檄告予曰。吾輩辛苦經營。肉搏以得之者。乃甘爲彼等掉唇弄舌破壞之耶。是可忍孰不可忍。公首發難。弟等當荷戈以從。直搗墨京。取彼奸人。投諸鯨鯢。不爲過也。甲乙鼓掌而前曰。何如。此其時矣。予乃指揮部署一切。鼓行而北。時予之奮迅剽悍。出自驕憤。更非前此之矯爲鎮

靜者可比。方意縱橫盪決。滅此朝食。豈知衆怒難犯。凌人不祥。居民相聚而謀曰。此毛瑟將軍者殺人多矣。今更挾其盛氣而來。倘令得志。吾族將無噍類。甲聞之。走告予。予曰。此必暴民也。速擊之。乙曰。彼皆工商平民。厭亂思變。擊之恐轉以資敵。不如其已。予此時闕如虓虎。聞乙言。以爲滅己志氣。長人威風。乃怒吼曰。爾亦爲敵人助饑乎。立撥機指之。洞脅而仆矣。甲佯爲不悲曰。誠自取也。無何。衆鼓譟攻予。被創甚。億不能起。兄弟輩皆各自爲計。或逃或降敵。予見大勢已去。乃遁入市塵中。甲方爲衆商謀拒予。予未知甲叛也。欲招之。甲執指而冒曰。爾自殘同類。尙欲欺人耶。予知將不免。且拒且遁。旋入一農家。老婦指而罵之曰。爾來乎。予子卽爲爾所斃。今當燬汝以祭予子。是除一大害也。予聞仇人言。急轉身遁。遇一婦人。哭夫於墓側。予欲向之詰途徑。婦忽駭曰。是殺吾夫者也。築石以投予。且呼村人至。將執予

付諸火。予觸機發聲。乘駭避。始得遁。既而復覩一兄弟輩。向之訴所苦。欲求援引。兄弟輩乃誘予入某營曰。可圖恢復權力。予不察其詐。及入。則廢鐵肆也。捕予入關中。羈手足幽焉。予受此大辱。且自由之權。完全剝奪。乃慟哭自悔。雄威頓盡。歷念曩日頭角嶢嶢。抱負大志。滿意實行積極主義。而今竟何如。三國革命大事業。皆有予之紀功碑。而予不自愛重。妄肆殘殺。業已悔悟。復爲馮婦。且加其焉。予之初心。實欲保障共和。愛護治安。乃一變而爲共和之罪人。治安之仇敵。猶不自覺。甘爲時勢權力所轉移。則予堅剛激烈之真性安在。坐令高尚

尊嚴之武器。爲萬衆所唾罵。舉凡所謂武士道。尙武精神者。皆因此而名譽墮落。人人疾首痛心。謂武器者。實破壞和平之凶器也。伊誰之罪耶。予生已矣。來日大難。世方日新。其殺人之器。以相誇耀。叢怨積毒。進而未已。亦有以予一生之閱歷。爲彼等警告者乎。烏虜。世界本和平無恙。無端而生子。無端而使予爲殺人之武器。予若無罪焉。世界既和平無恙。而予獨爲武器。而武器不得。不殺人。殺人不已。而和平終岌岌不可保。非予之罪。而誰罪哉。噫。子有罪。……子有罪。

(完)

世界寓言

塵夢

窮人拾金



從前有一窮人。走在路上。拾得一袋子金錢。不覺大喜。便打開袋子來。一個一個的數。要知他到底有多少。還沒數完。那失主已尋了來。將一袋子金錢討了回去。

商務印書館

出版

新撰小說

言情

- 飛絮欺花錄 三册 七角
 僑踪萍合記 二册 四角五分
 三人會 三册 六角
 碎琴樓 二册 二角
 大本 六角
 小本 三角五分

教育

世醒

- 教育部 獎 馨兒就學記 一册 三角五分
 女學生 一册 二角五分
 小學生旅行 一册 一角五分
 教育部 獎 埋石棄石記 一册 二角五分
 教育部 獎 孤雛感遇記 大本 二角五分
 小本 一角五分
 醒遊地獄記 一册 一角五分
 掃迷帚 一册 二角五分
 瞎騙奇聞 大本 一角五分
 小本 一角
 二女懺情錄 一册 二角五分

社會

- 俠義佳人 初集 七角
 中集 七角
 文明小史 二册 一元
 茶寮小史 一册 二角五分
 新舊家庭 正編各册 二各四角
 續編各册 二各四角
 海上繁華夢 初二集 各五分
 後集 七角五分
 金陵秋 一册 四角
 優城奇案 二册 四角五分
 蠶尾毒 二册 五角五分
 黃海風濤 一册 一角
 市聲 一册 五角五分
 學究新談 二册 六角
 慘女界 二册 八角
 玉佛緣 一册 一角五分
 老殘遊記 二册 小本三角

△此外尚有多種不克備列欲知
 詳細請索閱本館圖書彙報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新 智 識 叢 書

生活系統
歐洲思想大觀
各科之效用與學習法
公民衛生
杜威教育學說之研究
柏拉圖政治教育學說今解
人口問題
家庭與社會
近代文學思潮
都市居住問題
運動生理
合作主義
社會問題與財政
通俗地質學
青春期心理學
柏格森變之哲學
近代思想解剖
發明與文明
將來之大戰
動物與人生
人類進化之研究

一册五角
一册六角
一册三角
一册五角
一册四角半
一册二角
一册六角
一册四角半
一册四角
一册六角
一册七角
一册九角
一册七角
一册七角
一册七角
一册七角
一册七角
一册七角
一册六角
一册六角
一册六角
一册六角
一册六角
一册六角

人種改良學
優生問題
合作論
勞働組合
經濟的政治基礎
馬克斯經濟學原理
社會改造之八大思想家
近世社會主義論
土地與勞工
科學原理
家庭與社會
兒童之訓練
教育思潮大觀
婦女問題
婦女之過去與將來
戰爭與進化
德國富強之由來
德國實業發達史
衣食住
地球與其生物之進化
社會問題

二册七角
一册二角
一册三角半
一册三角
一册二角半
一册九角
一册八角
一册五角半
一册四角
一册五角
一册四角半
一册三角
一册七角
一册三角
一册六角
一册二角半
一册二角
一册五角
一册一元半
一册九角
一册四角

克魯伊洛夫寓言 (廿三續) 唐小圃轉譯

第九十七 商人與老鼠

有一個商人，建築了幾間倉房，收藏糧食。他恐怕老鼠偷竊糧食，所以養了許多的貓，編成了一個貓隊。

商人編成貓隊以後，便放心了。那倉房裏面，不論晝夜，全有貓隊看守。若能永遠這樣，固然是很好了；誰知日子不久，竟發見了意外之事。

發見甚麼意外之事了呢？原來這貓隊之間，發見了竊賊，竟有監守自盜的事了。我們人類社會，尚且常有監守自盜的事，（原注——這一類的事，大約沒有不曉得的罷？）何況是一隊貓呢。

商人心中想道：『這件事，怎麼辦呢？第一要查明竊

賊，重重的責罰牠；第二要查明那正直而不肯偷竊的，好的看待他；然而欲查明誰是竊賊，誰不是竊賊，必須一律拷打；要不然，那當竊賊的，固然不肯承認；就是那不當竊賊的，也沒有肯告發的呀！』

主人想定了注意，便吩咐僕人，把所有的貓，一律拷打。全隊的貓，聽見這種消息，於是一齊逃出門外。當過竊賊的逃了，那正直而不肯偷竊的也逃了。

商人的家中，既然沒有貓了，那些老鼠，以為正合心願，時機到來，便一齊侵入倉房。不過兩三個星期，把倉房裏的糧食，偷得乾乾淨淨。

一家之中，若是發見了偷竊之事，而又知是何人所偷。在這個當兒，做主人的，不可不特別的慎重。若是對於所有的僕人，不分青紅皂白，一律的亂罵，一律的亂罰；那善良的僕人，必然逃走。善良的僕人，既然逃走，那偷竊的竊賊，更要放膽偷竊了；這豈不是因小小的不幸，惹起大災大難來了麼？

第九十八 狼父子

有一個老狼，和一個小狼，是親父子。那老狼想把自己的職業，傳授給兒子，便對小狼說道：「你到原野閱歷閱歷去罷！你在原野，一邊散步，一邊要特別留神，尋找幸福。」

小狼聽了老狼的話，心裏不大明白，便向老狼問道：「甚麼是幸福啊？怎麼尋找啊？」

老狼說道：「喫飯就是幸福。你能從牧人的手裏，把早飯和午飯尋來，便是尋得幸福來了。你自己尋去罷！如若尋着，趕緊回來告訴我！」

小狼跑到原野去了。過了一會兒，跑回家來，向老狼說道：「父親！父親！快跟我去罷！午飯已經尋着了，的確是午飯，一點也不錯的。哈！那對面的山環裏，有一個牧人，看着一羣羊；一個一個的，全都很肥，像是特意選出來的；並且非常的多，那數目是數不清的。我們捉了來，就可以當午飯喫啊！」

老狼說道：「先等等！先等等！我告訴你！我們要在羊羣裏去捉羊，第一先要知道那看守羊羣的牧人，是甚麼樣的人！你看那牧人，是個愚鈍的呢？是個靈敏的呢？」

小狼說道：「父親問那個牧人哪？我見那個牧人，真不算壞，一定是個聰明伶俐的人。然而我圍着羊羣，看了一番；我見他攜帶的狗，却非常衰弱，一動不動，像個愚鈍的木偶。我們去罷！決沒有危險！」

老狼說道：「照你所說的話，我們一定去不得的！若是去了，一定要喫虧！你聽我告訴你！牧人若不愚鈍，他攜帶的狗，也斷沒有愚鈍的；所以那裏，斷乎不可去！我却尋

着一個好地方，你跟我去罷！管保沒有生命的危險！那裏的狗，雖然很多，然而不必害怕。因為我知道那個牧人，是個愚鈍的牧人。凡是愚鈍的牧人，他的狗，也一定是愚鈍的喇！

第九十九 母鹿與修行人

有一隻母鹿，牠有一個可愛的兒子，忽然丟掉了。牠的兒子雖然丟掉，可是牠的乳頭裏，還有很豐富的乳。正在這個當兒，在樹林子裏，看見兩個小狼，是被老狼拋棄的。母鹿看了，便把兩個小狼帶回家去，給牠們乳喫。從此以後，牠盡那神聖的母職，看着兩個小狼，彷彿親兒子一樣。

在山中住着一個修行人，他看見母鹿哺乳兩個小狼，便對牠說道：「你不要做這無意識的事啊！你想想！用自己的乳餵養的是甚麼呀？那不是狼嗎？你縱然撫養牠們，牠們狼族，能够感謝你嗎？豈不能感謝你，不定那一日，還許把你喫了呢！牠們的心，全是凶惡的，難道你還

不知道嗎？」

母鹿說道：「將來把我喫了，也未可定；然而不想這些事，我也不願意想。我現在所想的，祇有母親的恩情罷了。因為我那親兒子丟掉的時候，我的乳就是這樣對我的。」

真正的慈愛，是不求何等報酬的。行善的人，祇去行善罷了。若於行善之外，別有所希圖，不但表明所行的善事，非真正的善事，並且要招來許多苦悶。

第一百 狗

有一個人家裏，養着一個不安分的狗。這個狗，平日的的生活，一點缺欠都沒有。若是旁的狗，遇到這樣的境遇，一定很滿意，並且以為很享福，決不再起偷竊之心了。然而這個狗，已經染了惡習，每看見肉類，總免不了偷竊。主人因為牠屢屢偷竊，也時常懲罰牠；但是主人用盡了心思，牠的惡習，始終是不能改。

主人有一個朋友，知道這件事，便對主人說道：「你雖然時常懲罰牠，並且懲罰得很嚴；然而據我看起來，你的那懲罰方法，不是禁止牠偷竊，簡直的是教導牠偷竊呢！」

主人聽了朋友的話，很覺奇怪，急忙問道：「怎麼是教導牠偷竊呢？」

朋友問道：「牠每次偷竊，你必定懲罰牠嗎？」

主人說道：「一定要懲罰的。」

朋友又問道：「牠偷竊的肉類，你奪回來嗎？」

主人說道：「既經入了狗嘴，非常的污穢，雖奪回來，還有甚麼用處呢？」

朋友說道：「照你這樣說，一定不奪回來的了。牠偷去的食物，既是不奪回來，雖懲罰又有甚麼效力？所以我說牠偷竊是你教導的。從此以後，牠要是再偷竊食物，你可以不必懲罰牠；祇要把牠偷去的食物奪回來就是了。你試試看怎麼樣？」

主人聽了朋友的話，便照樣辦理。這個狗，後來果然

第一百零一 風箏

一個風箏，飛得很高，差不多夠着雲彩了。牠向下一看，看見山谷裏有一個蝴蝶，便對牠說道：「喂！你看我飛得多麼高啊？你見我飛得這麼高，必然很羨慕我罷？」

蝴蝶說道：「羨慕？你不要亂說呀！我為甚麼羨慕你呢？你自己覺着很滿足，其實有甚麼新奇呢！你縱然飛得很高，然也不過被絲線繫着罷了。像這樣的生活，算不了甚麼幸福啊！我們飛得固然不高，然而自由飛行，不受他人的縛束；決不像你永遠被人牽着，不能自主啊！」

第一百零二 驢

太古的時候，由比特兒大神，製造世間一切的生物；驢也是那個時候製造出來的。

當時製造的驢，和後日的驢不同。牠的體格很小，纔像松鼠那樣大。這許是製造的時候，因為忙碌，一時疏神；

也許是大神故意這樣製造的。

驢既是這樣的小，所以牠不論怎樣的作威，也惹不起誰的注意來。因此牠極想變個大身體，然而沒有法子。若是永遠這樣的小，實覺可恥，簡直的沒面目見人。牠於是跑到由比特兒大神那裏去了。

牠見了由比特兒大神，便祈禱道：「大神哪！我這樣小的身體，實在不能忍耐啦！獅子咧，豹咧，象咧，全是很大的動物，到處受人尊敬。我的身體，這麼的小，不論誰也不尊敬我；並且我說的話，也沒有人肯宣傳。若能把我的身體，變成獅子象那麼大，保管世界上沒有不尊敬我的了。大神哪！你要憐憫我呀！」

過了一日，牠又跑到戴威斯大神那裏，照樣祈禱了

一番。因為牠祈禱的聲音，非常的惹人厭煩，戴威斯大神沒有法子，祇得准了牠的祈禱。

驢從此以後，便變成偉大的動物了。牠不但身體變得很大，就是號叫的聲音，也變得很奇怪了。

那大耳海拉克列斯，聽見驢的聲音，便向羣獸說道：「哦呀！這是甚麼猛獸的聲音哪？這是甚麼猛獸啊？聽牠這樣的聲音，一定是個牙很利角很多的畜生啊！」

從此以後，林中的野獸，因為不知道驢怎樣的凶猛，所以見面必要談論牠。後來經過多日，驢的伎倆，漸漸為羣獸所知；於是給牠起了個綽號，叫做「笨貨」。所以到了今日，驢祇會運水。

(完)

香皂果有改變皮膚的能力麼？

凡是香皂都應有改變皮膚的能力
但是除這種棕欖香皂以外恐怕未

必真有此種能力了

棕欖香皂自古到今有數千年傳

下來的功效和信用世界上已

經沒有人不知道了他清潔皮

膚的力量不論那一種都不能

及他既有

這樣大的

清潔力那自然能漸漸改

變皮膚黑者白粗者嫩了

注 現在市上所售的棕欖香皂香料已經加

意 重再盛以美麗的紙盒格外來得佳妙了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

十二號 棕欖公司啟

上海

四川路

十二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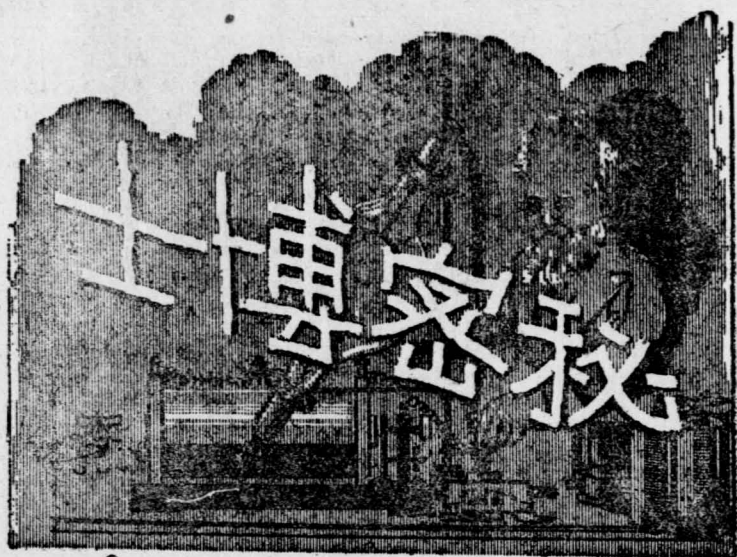
棕欖公司啟

請

聲明

由小說世界介紹





By Clement Frezandié.

譯 芝 敏

第二十三篇 遊歷月

球

哈博士高聲問道。各事都準備妥當了嗎。時候快到。我們快要動身了。哈博士的助手。忙答道。博士。各事都已準備妥當了。我最後一次查察時。敢說各部分的機械。都非常正確靈便。這輪盤在十分鐘內。可以開始旋轉。這車子飛射出去。前往月球時。總在三點鐘二十七分三十一秒又百分之三十七。等到時表儀指到這時刻。車子自會飛射出去。哈博士道。那末很好。幹這種事情。時間必須非常正確。倘有一秒鐘的錯誤。我這車子。就將不能飛達月球。儘着在空間中飄來蕩去。這真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啊。噫。陸開怎麼還不來呀。他曾要求我。帶領他同去。怎麼此刻還不來。

我可不能因等候他。就誤了時刻。誤了大事啊……好了。好了。他已走來了。哈博士說到這裏。陸開氣喘吁吁。已奔到哈博士面前。說道。博士。我抱歉得很。請你原諒我……我本想和你同行。現在却有了變動。不能和你同行了。因為我的未婚妻葛羅麗姑娘。定不放棄我去。說是像我這樣漂亮的男子。倘去到那另一種的陰性的美麗中。必將得到不可思議的結果。伊更害怕我去了之後。不能回來。退一步說。我縱不死。但兩下裏相距着二十四萬英里。伊又何貴乎有我這未婚夫呢。因此我已決意不去了。哈博士聽了這話。臉上立刻露出不豫的神情。因為作這一種旅行。必須有個伙伴。一個人孤伶伶的前往。那就乏味極了。但哈博士也不肯勉強他同去。便說。陸君。這是伊的多慮。實在是不妨事的。不過你既不願去。我也決不勉強你。因為月球上的居民。倘竟是食人的野物。我把你約了同去。被他們吃掉。對不起你。還在其次。怎麼對得住你的未婚妻呢。活生生的拆開你們一對美鴛鴦。這自然是大不應

該的事。為鄭重起見。你還是不必去。好在我單獨前往。並非不可能啊。你去與不去。實際上。和我並無多大的關係。哈博士說到這裏。又回復了愉快的神情。臉色却很凝重。說完之後。便跨進他那特別的車子。這車子當中所有的物件。似乎都已佈置妥備。如養氣管。食物。再有一隻容積很大的水瓶。而各樣物件。又都安頓得很平穩。雖受着震動。也不會傾側。其實當這車子將要飛離這輪盤時。雖然非常迅速的兜轉。却仍能保持他的平度的。車中再有兩隻臥槽。這自然是供給乘車人睡眠的。臥槽中的被褥。都很精美。臥在上面。定必十分舒適。哈博士跨到車中。隨手拉開一隻臥槽的蓋門。這隻臥槽。原是預備給陸開享用的。哈博士未曾留心瞧看。便錯拉了這一隻。誰知他不拉還罷。一拉之後。竟不由得大吃一驚。原來從這隻臥槽中。陡的跳出來一個女子。這個女子。年約二十歲左右。生得很美麗。伊跳出來後。一壁咯咯的笑着。一壁伸出一手。握住哈博士的手。並放出曼妙的聲音。說道。博士啊。近來你

可好呀。我特悄悄的來到這車中。竟未被人瞧見。我再快活也沒有了。哈博士很驚奇的。高聲問道。你這位美麗的

青年女士呀。我可不認識你。請

問你是何等樣人。你來到這裏

做些甚麼。你趕快出去罷。我這

車子。立刻就要開行了。這女子

答道。博士。你不認識我嗎。我名

叫玻璃。我的朋友們。却都把我

喚做玻字。我是紐約晨梟報的

一個記者。我聽說陸開先生已

決意不和你同行。便連忙趁這

機會。不辭冒昧。特地趕來。想陪

着你。作這空前未有。奇趣不可

言喻的旅行。我想你一定肯允許

我罷。哈博士忙高聲答道。難得

你有這偉大的志願。要和我同行。原是很好的一件事。但

是我可不能允許你。和我同往月球中去。我勸你打斷這
個意念。快些離開這裏。待我來開門。放你出去。你倘竟尼
着不走。那可不要怪

我手段惡辣。我立刻

就發生警告。吩咐我

的助手。暫緩撥動機

械開車了。玻字脚下

移動了兩步。站在哈

博士和車門的中間。

也高聲說道。這個不

必。你何必發出警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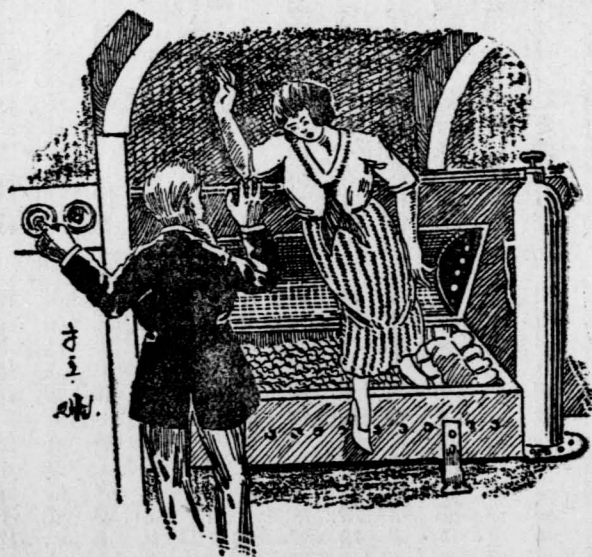
呢。博士。你要曉得我

正是一個心志堅強

的人。堅強的程度。更

或超過於你。你拿話

來威逼我。是絕然沒有功效的。老實說。現在我既已來此。



原來這隻風槽中。陡的一出個女子。

便要在這裏就攔就攔了……我們的車子已經開動了。你縱要發出警告，暫停開車，已來不及了。你更須記着，你這種事業，非其他事業可比。一分一秒鐘，不能遲誤。倘有些微的遲誤，你全部的事業，便將白白的拋棄掉了。因為那樣一來，你這菲列司式的輪盤，便不能仍正對着那必要的方向。你勢必另造一具新輪盤咧。你想想看，再造一具新輪盤，又將費掉多少力量和光陰啊。哈博士聽了玻璃這番話，覺得入情入理。事實上，一些不錯，但仍不肯就允許帶伊同去。再央懇伊道：你這位美麗的青年女士啊，我這一種旅行，實在非常危險。你大概祇揣想到那種種的新奇古怪，却不會思念到那種種的危險。待我簡略的告訴於你，我們不能安全無恙的飛抵月球。固然沒有確切的把握。不過仗着機會行事，縱能安全達到了月球，能不能夠生還，也是一個絕大的疑問。再則你務須保全你的名譽。你倘然單獨的和我二人，作這種野曠的旅行，社會上的人，難免不飛短流長，造出許多謠言。你的名譽

上，便將染上一個污點。你這是何苦呢？玻璃點了點頭道：博士，你這話固然不錯。不過我所以定要和你同去，並無其他的意思。實在是想把沿途經過的情形，撰成一篇紀錄。在晨報上發表啊。哈博士聽玻璃字的神情，再聽伊的語氣，料定伊已拿定了主意。要和他同去。必無方法。可以。把伊拒絕出去。不過哈博士又不肯輕輕的答應下伊。尚有幾句話，必得和伊說一說。這當兒，菲列司式的輪盤，已經旋轉。每旋轉一周，速率便增快一次。車子的兜轉，也逐漸的快起來。因為這一層，哈博士和玻璃，都不得不緊緊握住車上的特別扶杆。哈博士便開口說道：玻璃姑娘……：玻璃聽了這稱呼，忙攔住道：博士，我方纔已說過，我的朋友們，都喚我玻璃。請你也喚我玻璃好了。哈博士道：這何何必計較。我便這樣稱呼你便了。玻璃姑娘，現在車子雖已轉動，但尚在剛正開行的時候，速率很慢。不消多會，車子兜轉的地位，既將擴大，速率也大有增加。每秒鐘約有七英里的迅速。那時候，我們必須輪在臥槽中，不能再

像現在這樣站着了。再則爲免除眩暈的苦楚。我必須多吸進些養氣。你也必須多吸進些。然後當車子兜轉得最快時。我們纔能夠酣睡。玻字一聽這話。神情非常快活的高聲歡呼道。博士。聽你這口氣。你是已經允許我。領我同去了。玻字說這話時。又張開兩條膀臂。按住哈博士的頸項。再很懇切的和哈博士接吻。哈博士的臉色。直到此刻。方始和緩下來。用一種慈愛的眼光。望着玻字。自言自語道。可憐的小姑娘。簡直還是一團小孩子的脾氣呢。我們此次旅行。倘能安然的回來……哈博士這話未說完。覺得時間已經到了。忙提高了聲音。喚道。你可睡在你的臥槽中了。快些。我替你把你的養氣管旋開。直對着你。讓你可充量的呼吸。這管中放出的養氣。分量不會過多。也不會過少。剛正穀使得你酣睡。直到車子飛射出去。這時候輪盤旋轉的速率。已漸漸增加。一直達到最高度。牽住車子和輪盤的那根鏈條。已逐漸的從那紋盤上放開。所以車子既漸漸升高。兜轉的地位。也隨着漸漸擴大。這一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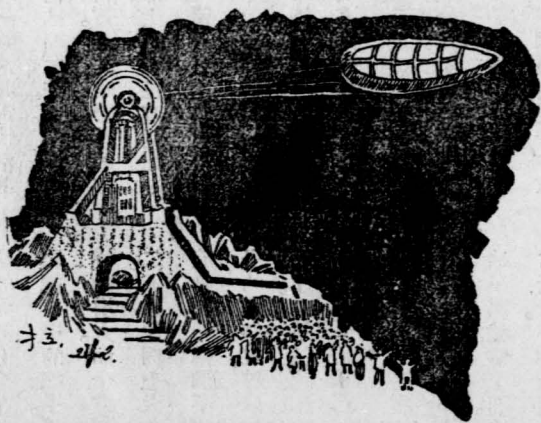
狀況。有一個很簡明的比喻。譬如小孩子們。手裏拿着一根繩子。繩子的下端。扣着一個有分量的物件。起初把繩子的大部份。握在手中。上下左右的甩動。圓圈很小。然後再把手中的繩子。慢慢的放出。那甩成的圓圈。自必也慢慢的增大。如今這車子的兜轉。理解和那個。正是一般無二。不過比例上大上許多倍罷了。再說這車子因輪盤的旋動。便兜轉個不停。再因輪盤旋轉的速率。逐漸增快。車子的兜轉。也越來越快。最後已達到每秒鐘七英里的速率了。在這種速率之下。又兜轉了兩三次。便到了車子飛離輪盤的時間了。當那時候儀上的針。正指到第七千三百秒時。（這是擬定的車子飛離輪盤的時間。）車子便自動的脫離了那根鏈條。直向空間中飛去了。站在那輪盤下面。參觀的人們。瞧見了這一種狀況。都非常驚奇。不約而同的驚呼起來。他們瞧見這一輛奇形怪狀。用金屬物造成的車子。忽變成了火紅的顏色。因爲這車子飛射出去。非常迅速。經過大地的空氣中。受空氣磨

擦的原故。車子飛射出去的地點。雖然是在高山之上。空氣原很稀薄。在車子剛正飛射出去的第一秒鐘。空氣的抵抗力又極其偉大。然而非但不

足以阻滯車子前進的速率。而且產生出一種劇烈的熱力。幸虧哈博士對於這一層。已有相當的準備。在車壁中。已裝着散熱的機械。在車子的外殼上。又有同樣的設備。否則車子的本身。和車中的乘客。無論怎樣。絕然忍受不住的。車子飛射出去。過了幾秒鐘後。因為車子越飛射越高。更高處的空气。已很稀薄。摩擦力既已減少。熱力便也減低了。

在很短的時間中。哈博士的車子。已飛出視線以外。參觀的人們。忙再用望遠鏡觀看。車上的熱度。雖已減失。但因

受着日光的反照。瞧上去。好像是一粒明亮的行星。關於這種種的情形。各報紙上。都有記載。等到了這天晚間。紐約晨報。並發行號外。因為已接



在那盤輪下面。參觀的人們。瞧了這種種狀況。非常驚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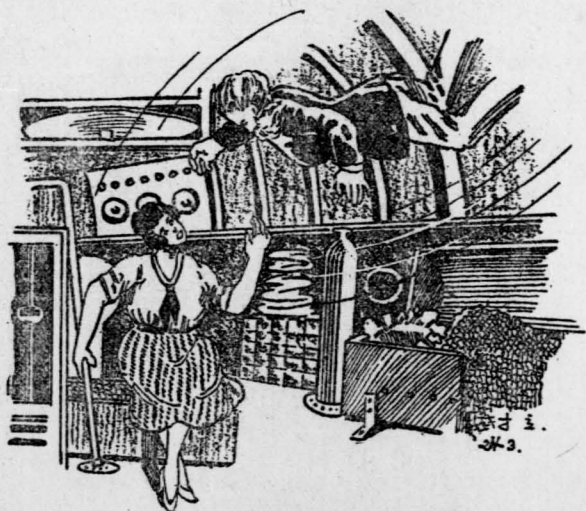
到那車中乘客發來的無線電報。這號外記載的標題。很為警動。是「飛往月球車中的女乘客。」因此銷數陡增。簡直為從來所未有。那車子飛射出去後。車中的狀況。是怎樣呢。玻李首先從酣睡中。甦醒過來。伊把伊臥槽的蓋門推開。朝外瞧看。哈博士設備原很周密。但伊仍覺得有些眩暈。過了一會。纔覺舒適。便握着一根扶杆。想坐將起來。幸虧伊握得很緊。但伊已

吃驚不小。原來伊剛正坐起。伊的身體。竟不知不覺的。抬高起來。一轉眼間。伊的兩脚。已翹升到空中。頭却倒垂着。

不過也並不爲難。隨即便回復了原狀。伊高聲說道。噫。這到很有趣呢。難道我已酣睡了兩三天工夫。現在我們已

來。哈博士的身體。在車頂上撞了一下。這纔落下。正落在玻李的面前。接着又起落了兩次。玻李纔一把抓住了他。不再飛去。但玻李爲好奇心

飛到地球和月球之間。沒有吸力的所在了嗎。待我把哈博士喚醒。好和他談話。玻李正說到這裏。哈博士的臥槽的蓋門。已慢慢的推開。抬起頭。朝外瞧看。他畢竟是老年人。他感受着眩暈力的侵害。自然勝過少年人。他過了這一會。視覺方纔復原。他隨即也想坐起身。但偶然的疏忽。不曾緊握着那扶杆。他的身體。便直向車頂上飛去。當這向上飛去時。並非一直朝上。却是兜了一個圈子。玻李瞧見了



去飛上頂車向直便體身的他。杆扶那着握緊曾不

所動。一手抓住哈博士。那一隻握住扶杆的手。輕輕一鬆。於是他們二人。又一同的飛起。二人緊緊的抱在一起。轉着飛着。這樣足足過了好多一會。玻李曾兩次想握住那扶杆。都因飛得很快。一轉眼間。已飛了過去。不曾握住。到了第三次。方纔握住。他們二人。纔能停止住車中的飛行。降下來。玻李道。這真奇怪極了。無論甚麼物件。縱然失

這些新奇事情。都是有生以來。從未見過的。不禁笑將起

掉了重量時。怎麼會得這樣呢。博士。現在我們究竟到了

甚麼地位了。哈博士凝了一回神。方纔答道。因為我從這

裏。不能瞧見塔萊密達。(一種

儀器) 便不能確知我們現在

究在甚麼地位。如果能瞧見塔

萊密達。便可曉得我們離開地

面。已有多少遠了。不過據我想

來。你若能行動得慢些。定可在

空氣中游泳。去瞧瞧那塔萊密

達。我簡直沒有這氣力再游泳

了。玻李聽說。便決意實行在空

氣中游泳。說也有趣。祇須伊的

兩手。稍為動一動。不必做出划

撥的姿勢。伊的身體。已在空氣

中游泳起來。因為伊的身體。這

時候。已毫無重量可言。每一動作的速率。較之在平常的

狀態中。要高大到十六倍呢。伊游泳到了那塔萊密達前。

仔細瞧了一瞧。見上面所表示的數目。他們已離開地面

五千九百八十七英里了。玻李

瞧了之後。問道。這種儀器。怎能

指示和地面的距離呢。哈博士

答道。你聽我說。我曾從好幾個

方法中。選中了這一個方法。因

為這一個方法。最是單簡。原來

從我的工作室中。每一秒鐘。發

給我一個自動的無線電暗號。

每一個暗號。在那發出的當兒。

電力原都是相等。祇因我和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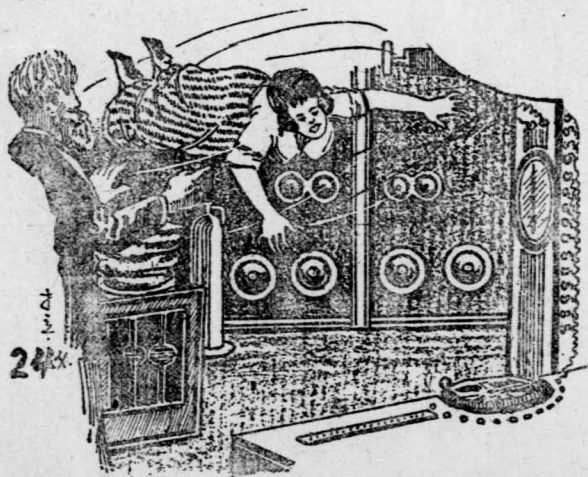
面的距離。是逐漸增加。當暗號

達到我這裏時。電力便逐漸薄

弱。所以推動這儀器上的針的

距離。也越過越短。再有一具自動的計算器。是從這儀器

上指示的最近的距離中。減去前一秒鐘的距離。於是每



伊的兩手。稍為動一動。不必做出划撥的姿勢。伊的身體。已在空氣中游泳起來。

秒鐘的速率。便可曉得。嚴格的說法。便是最近一秒鐘間的距離。便可曉得了。玻字道。原來如此。哈博士再道。現在

我要推開遮蔽物。瞧瞧天空中

的景象了。哈博士說這話時。便

伸手推開一扇小門。玻字忙從

這小門中。朝外觀看。恐怕瞧不

清楚。又把眼睛湊近望遠鏡的

一端。這望遠鏡雖是裝設在小

門旁。玻字想把眼睛湊上去。却

很不容易。因為伊不能夠站直

起來。身體在空氣中飄蕩。簡直

和在水中一般無二。伊忙了好

多一會。好容易。兩隻眼睛。纔湊

準了望遠鏡。伊不望還罷。這一

望之後。不由得萬分驚奇。忍不

住的驚呼了一聲。再高聲說道。怎麼說。已經到了夜間了

嗎。我記得我們離開地球。似乎纔不多幾分鐘呀。怎麼這

小門以外。已黑得和漆一般。星已出現。四下裏散佈在天

空中。到很像是紐約城裏的夜

景呢。那邊有一道非常朋亮的

光。好像是一個偉大的月球。究

竟是甚麼呀。那邊有好幾處黑

暗的所在。諒必正是北美洲。我

們已飛到了北美洲嗎。這車子

竟飛得這樣迅速呀。地球上的

景況。我們已完全瞧不出咧。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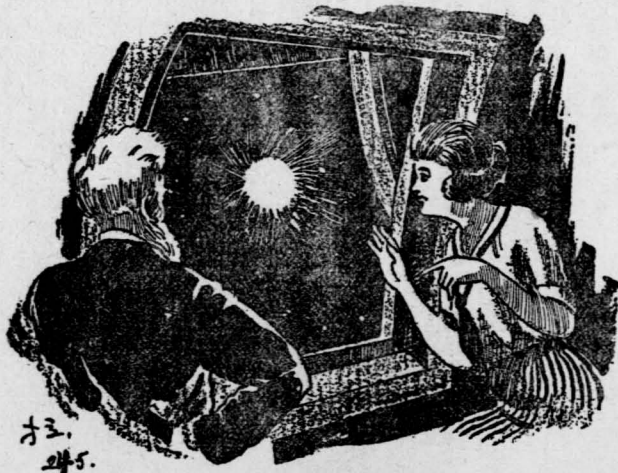
畢竟是怎麼一回事呀。哈博士

神情很寧定的。答道。這個我可

以解釋給你聽。日光所以能普

照在地球上。實在是由於空氣

的作用。至於在這車中。甚至在



球月的大偉個一是像好。光的亮明常非道一有邊那

的光。祇能成爲一個很明亮的光圈。天空中其餘的部分。自然都是黑暗。那種情形。在我們說來。簡直是永遠的在夜間。沒有白天的。玻李仍高聲道。那末我們不如回去罷。在這種黑暗的狀況之中。能幹出甚麼事情來呢。哈博士不答。自管說道。我們這車子。原是旋轉不住。我們祇須隨時牽動車旁的一根皮帶。車子的全部。便都旋轉起來。彷彿是一隻松鼠。在一隻旋轉的籠中一般。我曾經告訴過你。我這車子。原分內外二層。內層的車子。能夠在外層的車殼中。自由的旋轉。但是我推開這扇裝有望遠鏡的小門的這種動作力。却有同時達到內外二層。於是內外二層。便合作的旋轉。否則這望遠鏡有甚麼用處呢。我們怎能瞧得到外面呢。我們如果要減慢車子的旋轉。也很容易。祇須把一根皮帶。牽到相反的方向去就行了。玻李姑娘。如今我們且慢閒談。我們可吃些食物。你腹中諒必已餓餓了。玻李果然已覺餓餓。聽了哈博士這話。正中下懷。忙點頭道好。哈博士當即從一隻無火的爐子上。取得一

塊肉。這塊肉很大。大約足敷六個人的食料。玻李割了一方。吃飽之後。把肉骨等廢物。藏在一隻紙袋中。問道。博士。這些廢物。我們應該怎樣擺佈是好。我可以把他拋擲出去嗎。哈博士不即回答。遲疑了一會。纔答道。這也未嘗不可。待我推開一扇窗戶。但你務必越快越好。祇能經過一秒鐘光景。因爲時間久了。車中的空氣。洩露出去的分量。便很大了。你可端正好。快些拋出去。越快越好。這話你要記着。哈博士說完這話。便推開一扇窗戶。玻李忙把那隻紙袋。拋了出去。拋得真個迅速。好像是從礮口中射發出去的。因爲日球的光線。剛正照在這紙袋上。從地球上望上來。很像是一粒流星。直等到這車子發生了新的旋轉。纔把他遮住。不再瞧見了。但過不多會。因爲車子已兜繞轉來。他便復行出現。不過已模糊不清。相距得更遠了。玻李拋出那紙袋後。很希奇的高聲道。奇了。我雖然長於拋球之戲。但從未拋得這樣快。這樣遠。我瞧這紙袋。現在必已到了二英里以外。而且並不朝地下落去。這當中的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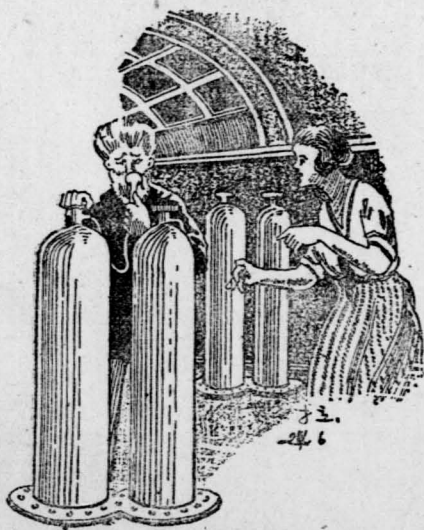
因諒必是他沒有了分量。所以我能够拋得這樣遠罷。哈博士點頭答道。正是。這話一些不錯。凡是一樁物體。在沒有重量時。行動起來。比較有重量時。要快十六倍。因爲他已不受地的吸力。而且他若不受着何等抵拒。又能夠永遠的行動着。我們在車中所有的動作。所以這樣的迅捷。也便是這個道理啊。玻李又問道。我們飛離地球六千英里時。車中的物件。便都將沒有重量。這些物件。將成爲甚麼狀況呢。我想地球的吸力。和月球的吸力。未必能夠平均罷。哈博士答道。當然不能平均的。地球的吸力。較之月球的吸力。大約要強大一百倍。但是車中的物件。既已沒有重量。他們行動的速率。便和這車子一樣。所以不受地球吸力的吸引了。你方纔拋出的那一隻紙袋。正因爲已沒有了重量。他行動的速率。便和這車子相等。又不會再回到地球上。却能夠達到月球上。不過他達到的所在。比較我們這車子達到的地方。要相距着好幾百英里。總而言之。那隻紙袋。已被你拋到一千多英里外的地方。

去了。玻李高聲道。當真嗎。這樣說來。我拋擲的成績。要打破從前所有的一切紀錄了。哈博士笑着道。到不是嗎。玻李再問道。博士。這車子開始飛射時。速率怎麼樣。哈博士答道。那個離心力的輪盤。給我們的速率。是每分鐘七英里。是對於一個方向的。地球環繞日球的轉動。給我們的速率。是每分鐘九英里。是對於又一個方向的。再有地球附在地軸上的轉動。給我們的速率。是每分鐘一英里三分之一。是對於第三個方向的。因使得車子。對準着月球。當那從地球達到日球的線。以及從地球達到月球的線。剛正在地球上。成一個直角時。我便得到每分鐘九英里的速率。是正對着月球而言。因使得那非列司式的輪盤。也正對着月球。我便得到每分鐘七英里的速率。換句話說。便是當車子開始發射時。速率是每分鐘十六英里。若使那輪盤對着相反的方向。我的速率。每分鐘便祇有二英里。把這幾種速率當中的任何一種。和那從地球附着在地軸上轉動得到的速率。混合在一起。我離開地球時

的速率。可以隨便我的意思。總在每秒鐘一英里又三分之一。和每秒鐘十六英里又一英里的三分之一之間。玻李道。這樣說來。速率最快時。和特別快的火車相等了。哈博士道。這却也不盡然。車子前進時。不能那樣快。因為速率太快了。很是危險。不祇是經過空氣中有危險。達到月球時。

也會有危險發生。因為我們倘把這車子直對着月球。固然很難適合的達到。若對着月球的一部分。太快的速率。又或將把我們領往月球的吸力以外去了。他們談到這裏。車中的空氣。覺得有些悶塞。哈博士便旋開

了一隻養氣管。當他旋開這養氣管時。他忽然怪叫了一聲。玻李忙問道。博士。你為甚麼這樣啊。哈博士神情很凝重的問道。玻李姑娘。你是不是一位良好的運動家呀。玻



當他旋開這養氣管時。他忽然怪叫了一聲。

李不明白哈博士這話的意思。問道。是不是良好的運動家。現在有甚麼關係呢。哈博士答道。玻李姑娘。你有所不知。現在我發現了一樁錯誤。關係很是重大。原來車子的養氣管。竟會預備錯了。管中儲蓄的。並不是養氣。却是淡

氣。祇有這裏有一管養氣。車頂上再有一管。玻李聽了這話。方始有些明白。便道。你的意思。可是……哈博士不等他說完。接着便道。我的意思。是說車中所有的養氣。不敷我們途中所需。

大約要缺少一天的需要。我們必須能够一整天不呼吸纔行。哈博士說這話時。臉色很是悽楚。他並不是自家怕死。却覺得這一位美麗的青春女子。竟也送掉了性命。豈

不可惜。豈不可慘啊。但玻李聽了這話。並無甚麼感觸。神情仍很愉快的問道。博士。難道沒有救濟的方法麼。哈博士答道。恐怕竟沒有方法。可資救濟。除非……哈博士這話尚未說完。臉色忽的一變。很高興的高聲道。我已想着了方法了。不妨事的。我們尙能够自救呢。玻李道。請問用甚麼方法呢。哈博士道。玻李姑娘。你要曉得一個人睡熟了。他需要的空氣。比較醒着時。要減少許多。所以我們若要節省空氣。祇有趕快睡着……閒話少說。待我立刻預備些催眠藥。哈博士說時。便動手準備起來。幾分鐘後。他捧着一隻玻璃杯。盛着半杯玫瑰色的液質。遞給玻李道。喝下去罷。喝下去之後。再趕快睡在你的臥槽中。我們喝下這種液質。包管在飛抵月球前兩小時。方會醒來。那時候。我們便可準備下車。跨入月球中去了。玻李問道。當我

們跨上月球時。可有甚麼危險沒有。玻李一壁說着。一壁把玻璃杯中的液質。喝了下去。哈博士也同時喝了。並答道。危險嗎。我以為沒有甚麼危險的。月球果然比地球小。吸力當然也較為薄弱。但那裏沒有空氣。不會阻滯我們的前進。我以為我們這車子。落到月球上時。必能四平八穩。哈博士說完這話。便攢入臥槽中去睡覺了。

著者按。吾在上篇中所述。蓋欲表明一種事實。凡希圖作星球中之遊者。其乘以前往發射物之方向及旋轉。固應倚仗於每秒鐘七英里之原始力。更當倚仗於地球附着地軸之旋轉。及地球繞日球周轉之速率及地位。茲篇所述。則係表明另一種事實。即車中之乘客。當在途中時。可以不受吸力之吸引也。

(第二十三篇完)

商務印書館出版

思想史

哲學 文學 政治學 法學 經濟學 社會學 教育學 美學

- | | | |
|----------|-----|--------|
| 中國哲學史大綱 | 胡適 | 上冊一元二角 |
| 東文化及其哲學 | 梁漱溟 | 一元二角 |
| 印度哲學概論 | 梁漱溟 | 九角 |
| 西洋哲學史 | 瞿世英 | 二元 |
| 歐洲思想大觀 | 林科棠 | 六角 |
| 近代思想 | 過羅根 | 二元一角 |
| 近代思想解剖 | 唐敬果 | 六角 |
| 現代思潮 | 南庶熙 | 五角 |
| 現代哲學概觀 | 黃儼華 | 二角半 |
| 近世我之自覺史 | 蔣百里 | 五角 |
| 清代學術概論 | 梁任公 | 六角半 |
| 歐洲文藝復興史 | 蔣百里 | 五角半 |
| 文藝思潮論 | 樊從子 | 六角 |
| 近代文學思潮 | 黃儼華 | 四角 |
| 歐洲最近文藝思潮 | 饒秋生 | 三角 |

- | | | |
|--------------|-----|-------|
| 歐洲政治思想史 | 高一涵 | 上卷九角 |
| 大陸近代法律思想小史 | 方孝嶽 | 二元三角半 |
| 經濟思想史 | 戚啓芳 | 四元 |
| 經濟學史 | 王建祖 | 一元半 |
| 經濟學史概論 | 周佛海 | 五角半 |
| 經濟思潮小史 | 李澤彰 | 一角 |
| 社會主義之思潮及運動 | 李季 | 二元 |
| 社會主義改造之八大思想家 | 毛詠雲 | 八角 |
| 社會學史要 | 易家鉞 | 四角 |
| 教育理想發展史 | 鄭夢麟 | 四角 |
| 教育思潮大觀 | 鄭次川 | 七角 |
| 現代教育思潮 | 鄭次川 | 三角半 |
| 現代教育學說概論 | 王駿聲 | 四角 |
| 近代教育思潮 | 呂澂 | 二角 |
| 近代美術思潮 | 黃儼華 | 二角半 |



慈愛之障

禹鐘



小波

老太太自己也未嘗不爲自己着想，現在兩目患了毛病，看出來，一切都像在霧裏一般，差不多已經到了失

明的地步了；想到要是因此而成爲盲廢之人，那麼以後的日子，如何可以耐得下呢？爲了將來的危險，心中自然便禁不住打量叫醫生好好的醫治，這真所謂「切膚之痛」，不能不看得重要些。可是她一面卻又存着微倖的心理，以爲命裏要不是注定成爲瞎子的話，那麼病了幾時，也一定會逐漸好起來的，又何苦把兒子們以汗血換來的金錢，供我一人的虛糜呢；他們常年在外面作客，賺

錢又不是容易的事，省省吧，有錢留下供給正用，比較值得些；她總是這麼設想着；

當她目疾病得厲害的時候，人們見了她，沒一個不勸她趕快去醫治，并且把知道的善治眼疾的醫生介紹着，可是她終於不肯輕移一步，虛擲一文，一叩醫生的門，因此她的眼疾便一天一天的加重了。

老太太近年來的身子，衰得真快極了；其中原也有個大原因存着，她現在的衰象，委實從她一身所經的勞瘁，憂患中造成的，她生平生育的次數，大約共有十來次，

所以到了現在，兒女成行，大家都要說她好福氣，其實畢生的精力，完全灌注在兒女們的身上，這便是使她老人家衰弱的大病根呢。還有一節，便是因為家道平常，中間又經了許多顛沛的事情，她在家庭中井臼操勞，從沒有舒服一天過；從她老相公故世以後，把兒女們一個個撫養大來，是何等辛苦的一回事！人們不論男女，從母胎中誕生下來，個個帶着全副的精力，本來都要隨着年壽而逐漸消磨在世間，誰也不能倖逃於例外的，不過像老太太的衰象，卻又不能和別人一概而論，這無非是因為所處的環境比衆不同啊！

老太太身子的衰弱，最後便影響及於兩目，彷彿一盞燈，燈裏的油已經燃燒得乾枯了，那麼燈光自然也不會再會亮着；可是在老太太自己想來，以為不過是一種偶然發生的病症，滿心指望弗藥而愈，所以不到十分無望的時候，她斷不肯嘗試到醫藥這一途。

後來經她大兒子幾次勸告，而她目疾也日就加重，

除了醫藥便沒法可想了，這纔勉強聽了她大兒子的話，到別處醫院裏去求醫，一次二次三次，可是終於不見奏效，最後又到上海去醫了幾次，也沒有絲毫減輕；她因此反懊悔白費了許多來往川資和醫藥之費，坐在家裏每每說着怪她大兒子多事教她到各處去醫治的話兒。在那到上海去最後一次就醫回來，她便很堅決地對她大兒子說：「我的毛病橫豎沒有希望的了，從今日起，我尋願等着做瞎子，即使你父親活轉來勸我再出去醫治，我也不會聽從他的話；現在的生活程度這麼高，動一動便要化錢，教我如何慣得，況且你們在外面謀生，到底也是十分辛苦的，又何苦把賺到的金錢來胡亂花費呢！唉！人的命運是生就的，我勞苦了大半世，現在又不幸染了這種惡疾，總之要怪我自己的命運不好，醫藥是只能治假病的，斷不能挽回惡劣的命運，你以後千萬別勸我醫治吧！」她大兒子聽了這番話，一時說不出可否的話來；到了次日，老太太忽然又患了寒熱，一天沒有起牀，連忙請

本地內科醫生來診治，醫生說：「身體本很虛弱，又感冒了些風寒，所以就病了。」她大兒子一想，分明是因爲那日從上海回來的時候，那時到了車站上，距開車的時間還早，月臺門沒有開，便在月臺門旁邊站着等候了多時，這其間，不免吹了些風，并且一路之上，也很勞頓；當下心中覺得十分不安，心想母親衰弱到這樣，委實不宜再出門勞動，從此不如先把她身體保養得好些，再設法醫她的目疾，否則操切求效，倒有不妥，因此從這次以後，老太太便不再出去求醫了。

從十月裏到次年春天，老太太的目疾竟日重一日，終於完全失了光了，她鎮天如在漫漫的長夜裏，心中萬分悲憤，常常不言不語獨自流着眼淚，飲食也銳減了，晚上家裏的人，大家都很甜蜜的嘗那夢境的滋味；可是她呢，因爲兩眼失了光，心上禁不住焦躁着，越是焦躁，便越是不能入睡，往往澈夜聽那報時的鐘聲，從就枕到天明，不過略一朦朧，便算睡過一夜了，這時家裏的人，看了她

這種情形，心中都很難過，把言語來安慰她，她只是流淚，有時憤極起來，便說道：「照這樣的活在世上，比什麼都難受，倒不如直截了當一死的好！」後來家裏的人安慰她的話，都已說得辭窮了，而老太太自傷的眼淚，卻源源不絕的對人流着！

這年二月裏，她的次子結婚了，許多親戚們都來吃喜酒，住在她家裏，一個個歡天喜地，鬧新房的鬧新房，索喜果的索喜果，一種歡樂的景象，誰都見了快活；獨有這位老太太抑鬱得連話都不會說了；好容易經許多親戚們多方的安慰她，這纔稍微展了展笑容，勉強應酬了幾杯喜酒，只可憐她對於新娘的面貌如何，總沒法可以瞧見，雖然彼此做了一家人，卻和沒有見面一樣，她想到這一層，又不免感傷起來了，大家在她背後說：「辛辛苦苦做了幾十年人，到了現在，一房一房的媳婦娶進來，她老人家照理可以逐漸享福了，可是好端端又病瞎了一雙眼睛，這真是美中不足啊！」這種話兒，誰也不敢當面和

她露一句，因為給她聽了，又要觸動她的心事，使她平添出無數怨恨來。

她初盲的時候，勢必不能作退一步的設想；過了久，那種盲目的生活漸漸的慣熟了，因此心上也平下了許多，自己只作此後的歲月是此身額外得到的年壽；好在她的媳婦們和她女兒事事給她服侍，她老人家便落得做了個自在的人，其實何嘗是自在，不過不得已而自在罷了！

老太太一共有五個兒子，三個都在別處做事，他們各因職務的關係，所以回家的時候很少，有一次，她的第三個兒子從客中回來，屈指距離前一次回家，已經有了一年了，這次一回到家裏，首先去朝覲慈親，老太太一聽，到聲音，早辨出是她第三個兒子回家了，可是當下忽然感觸到兩眼不能看見，究竟兒子這次歸來，比以前胖些還是瘦些，身材又高大些沒有，都不能看個明白，因此便不禁傷心起來，深長的歎了一聲，說道：

「你媽現在簡直是成爲殘廢之人了，眼前的一切，絲毫也不能瞧得出；你弟兄幾人不在我面前，我倒也不想到什麼，不過你們一回來，我便要把平日懸念你們的幾樁事情，從眼光上逐一的觀察出來，因為你們作客在外面，一切起居飲食，我在家裏都很想念的，以前每當你們回家，我只消將臉上的豐瘦和氣色望了望，便可以證知你們在客中怎樣了；可是現在我已經變了瞎子，你今天回來，我除了聽得你的聲音之外，咫尺之間，卻不能見你的面貌，叫我心中如何可以不納悶？」她說到這裏，接着舉起手來，像要撈摸什麼似的說道：

「你且過來。」她兒子便走近她的身旁，老太太便一頭把手摸着她兒子的面部，一頭斷斷續續的說道：

「這次並不見肥胖些，大約事情很忙吧？……記得你前次回來的時候，——還是在去年三月裏啊，我看你臉上，覺得比從前豐滿了許多，現在——非但不見胖些，似乎反瘦了些兒，這是什麼緣故啊？……爲了公事上，

勤奮是應該勤奮的，不過一方面對於自己的身體，總要愛惜纔是；雖然少年人耐勞得起，但也須有相當的調節；你在外面這一年來，飲食寒暖都照舊的留意麼？作客的人，要是自己不留意，還有誰來照顧呢……身子倒高些了……啊！這紐兒爲什麼沒有扣上……衫袴要是骯髒了，明天可以換下來叫嫂子們洗……頭髮爲什麼養得這麼長，好久沒有翦過麼……」老太太把手在她兒子身子撈摸了好久，又喚她的大媳婦問道：

「你看你叔子臉上的氣色怎樣？」

「很好，和前次回來的時候差不多。」大媳婦這樣回話着。

「他衣服要是骯髒了，你們給他洗。」老太太叮嚀得很着力。

老太太雖然處處感到不自由——盲目以後——但她的慈愛之心，雪亮而暖和的存在胸中，並不因盲目而亦隨着盲了她想：「一個個可愛的兒子，他們一天一

天的長大來，看了委實歡喜，現在我兩眼雖不能瞧，但我究竟好好的活着，知覺依然和沒有盲廢的時候一樣，手指上的觸覺，卻補救了失敗的視覺，他們回家時，只消用手來將他們身上摸索了一下，也可以知道一二了，盲目畢竟比死還優勝得多，我們母子間的愛，似乎是因為我瞧不見而隔着一重障礙，但這卻不是愛的障礙，不過是視覺的障礙罷了。」她的煩懣的心坎中，忽然得到了這種自己安慰自己的念頭，於是她的慈愛的光明，便越發增加起來了，從此兒子們每逢回到家裏時，她總是用手來摸索一番，母子間愛的接觸，因此便得到了適宜的補救方法了。

可是在她兒子們一面，眼看母親盲目的情形，都感到無上的痛苦，每次從客中整了髮穿了新的衣服回來，第一是要使母親看了那種衣冠楚楚神態整飭的樣兒而發着快慰；整了髮穿了新衣，其實也並不是怎樣榮耀而安慰他們母親的事，可是給她老人家看來，卻不能不

動着快慰之心，以為兒子們都能「力爭上游」，纔有那樣動人的氣度；所以整了髮穿了新衣，簡直成爲一種神秘的慈愛上發出來的光輝啊！不過現在母親的兩眼瞎了，即使身上穿了達官的禮服和胸前佩着勳章，母親也

一概不會聽見，那麼不但慈愛的光耀，因此而晦黯，而慈愛的傳遞力，也受了阻礙，這種缺憾，委實沒法可以彌縫的了！母子間的天性，不論那樣的人，都是一樣的，世界上身爲人子的人，全恃着慈愛而生活着，要是慈愛的泉源上，稍微發生了些缺陷，那麼運命上便留下了一個創痕了，她兒子們爲了生計的逼迫，長年離了母親在外面作客，母子見面的時候少，離別的時候多，當母親沒有盲廢之前，她老人家雖然一切都能瞧見，可是以慈愛的作用而論，就差不多早已患了盲目了，不過僅僅在歸來的時候，使她暫時明了一明，唉！母親的眼，便是「慈愛之燈」，照不見別的一切都不妨，只照不見她慈愛所注的兒子，教她怎不怨恨呢？而兒子們在母親面前，彷彿在「慈愛

的宮殿」裏遊覽着，可是那盞「慈愛之燈」滅了，那是何等可恨的事啊！

「慈愛之燈」滅了，「慈愛的宮殿」裏長夜漫漫似的暗着，不——宮殿後面的花園裏，依舊開滿着甜蜜而芬芳的「慈愛之花」。

老太太一向是勤勞慣的，自從盲廢之後，一切動作都不能自由，並且精力也很不支，所以每天常常和衣坐在牀上，不大走到樓下去，那種枯寂的生活，真可算作度日如年了；幸而老年人大都不喜聒煩的，她這樣的過着日子，暗中反得到些潛修靜養的功效，過了好久，精力倒稍微回復些了，飲食也漸漸照常起來；她的最小的兒子，現在還只十來歲，白天到學校裏去念書，到了晚上，便依戀在老太太的身邊，同睡一牀，臨睡的當兒，老太太常常把故事和歌謠等教給他，藉此倒得到了不少的消遣；有時她小兒子學唱那些歌謠，遇到句語倒置了，或是字音舛誤了，她就不期而然的失聲笑了出來；這種笑聲，完全

是從慈愛的心靈上發出來的音波，惜乎她不能夠看見小兒子學唱歌謠時的那種活潑可愛的神情；老太太在高興的時候，每每要伸手過去把她小兒子的面上摩撫着，她小兒子也習之已慣，知道母親這種舉動，是在快活時候的表示，於是他的塊然未鑿的天性裏，注到了慈愛的力量，便禁不住手舞足蹈起來了。

這時節，她的大媳婦已經生了小孩子了，老太太濃厚的慈愛，又多了一個吸受的人了；普通的心理，老年人對於孫兒的珍愛，比較兒子還要厲害，老太太也不能獨異此例，所以她自從抱孫以來，好比得了寶貝似的，一天到晚的把她襁褓中的孫兒擁抱在懷裏，嘴裏不住流露出慈愛的話兒來，只恨自己兩眼盲着，不能一看這個玉雪可愛的孩子；有時把頰兒偎到小孩子的小蘋果頰上去，親一親光潤而溫暖的皮膚，表示她們祖孫間的慈愛；但她的肉眼雖是盲了，可是她慈愛的心光，卻具有同一的機能，她把小孩子抱在手中的時候，似乎瞧見小臉向

着她呈着一臉可愛的笑容，所以她厭不倦的擁抱着；一大早醒來，照例總要喚她大媳婦把小孩子穿好了衣服送到她牀上來抱一回，然後再教她大媳婦喂乳。

小孩子在晚上睡着，有時往往不免要啼哭起來，老太太一聽到她孫兒的啼哭聲，便提高了聲音從隔房喚着大媳婦問道：

「他爲什麼這般啼哭着啊？莫非肚子飢餓了，或者身上有什麼不滿意吧？」她發話的時候，同時把她慈愛的心光照了過去；要是小孩子啼哭得長久些，她自己便也不能安睡着，立刻把身子坐了起來，一句一句的向她大媳婦問着，必待小孩子哭住了，這纔放了心，重復把身子躺了下去。

她對於孫兒所用的慈愛，幾乎和不自目一樣，不過小孩子一天長似一天，她老人家到底無從瞧見，她除了用手摸索以外，再沒有別的方法了；後來小孩子到了五六個月的時候，笑也會笑了，家裏的人每見小孩子笑的

時候，都告訴給老太太知道，她便也故意張一張已失視覺的眼睛，向着前面無目的的望着，似乎照舊能够聽見

「慈愛之燈」不燃着，面前終於隔着一重障

礙啊！——

的樣兒。

問學問

李濟明

一個博學多能的人，在一隻小船中渡河。

他在悶煩的時候，問那舟子道：「噲，你讀過哲學嗎？」

「沒有，先生，」舟子回答說。

「呵，那末你失掉了你四分之一的生命了！你讀過歷史學嗎？」

「先生，這也沒有。」

「呵，那末你失掉你一半的生命了！你又懂得幾何學嗎？」

「先生，那更沒有。」

「呵，那末你失掉你四分之三的生命了！你又……」

正在那時，來了一陣颶風，把那小船翻了。

舟子喊道：「先生，你會游泳嗎？」

「不會。」

「呀，那末你失掉你完全的生命了！」

(完)



猩猩復仇記

原名 Almost Human. 著者 Courtney Ryley Coop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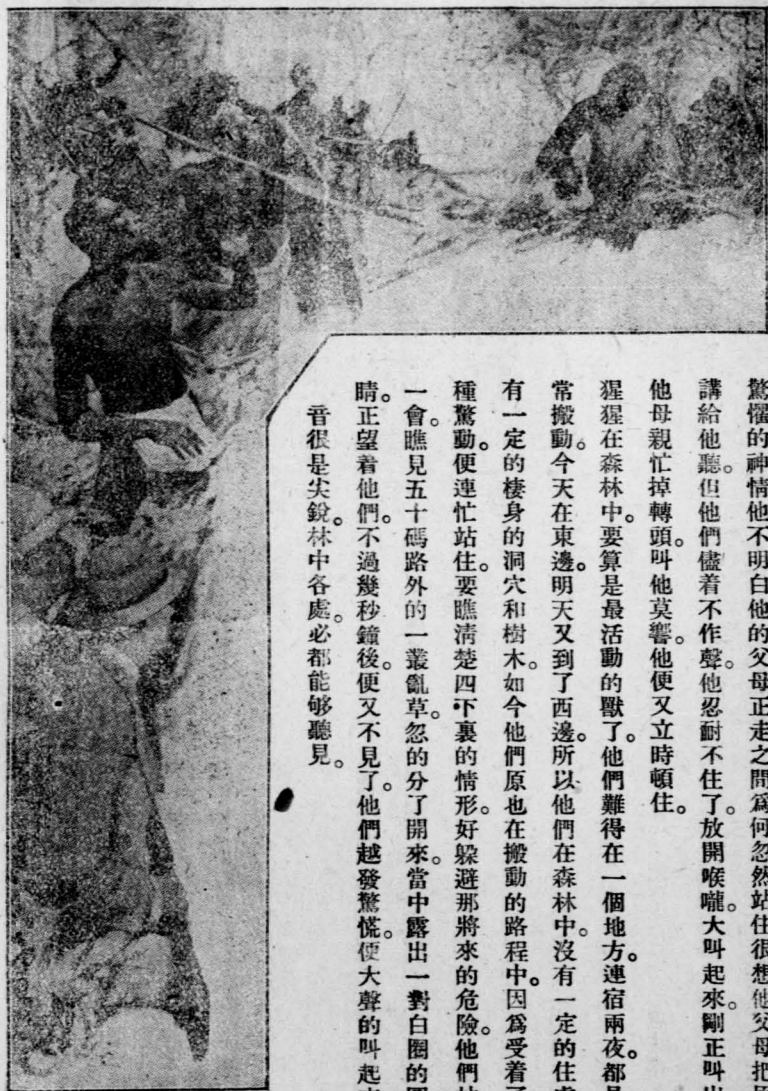
譯 翁 洛

一天午後。非洲的度戈森林中。景况非常沈寂。參天的樹木。雖是枝枝縱橫。巨葉稠密。却都一動不動。好似已沈沈睡去。一些聲息都沒有。有一條巨蟒。臥在濃陰之下。高深的野草中。也有好多工夫。不會轉側一下。便是那旁河流中。雖有好幾條鱒魚和海馬。露在水面上。却未曾與波作浪。水面上平靜非常。連潺潺的水流聲。也絕無所聞。有如河水已停滯不流了。

林中有三頭生物。方纔曾在四下裏蹤跳了一會。此刻忽然站住。神情很是凝重。他們站住了後。林中的景况。立時有了變動。有一羣山鳥。一壁叫着。一壁從他們身旁。飛往老遠的地方去。河中的鱒魚和海馬。也都急急的沈入水底。那條巨蟒。也移動身體。很迅速的。不知前往何方去了。但這三頭生物。仍很凝重的站着。這三頭生物。都是猩猩。一頭是雄的。年歲已大。身上的毛。是深灰色。一頭是雌的。比他年輕得多。在伊的背上。伏着一頭褐色的小雄猩猩。這小猩猩用他的兩條膀臂。緊緊抱住他母親的頸項。眼睛瞪得很大。露出非常

驚懼的神情。他不明白他的父母正走之間。為何忽然站住。很想他父母把原因講給他聽。但他們儘着不作聲。他忍耐不住了。放開喉嚨。大叫起來。剛正叫出聲。他母親忙掉轉頭。叫他莫響。他便又立時頓住。

猩猩在森林中。要算是最活動的獸了。他們難得在一個地方。連宿兩夜。都是時常搬動。今天在東邊。明天又到了西邊。所以他們在森林中。沒有一定的住處。沒有一定的棲身的洞穴和樹木。如今他們原也在搬動的路程中。因為受着了一種驚動。便連忙站住。要瞧清楚四下裏的情形。好躲避那將來的危險。他們站了一會。瞧見五十碼路外的一叢亂草。忽的分了開來。當中露出一對白圈的圓眼睛。正望着他們。不過幾秒鐘後。便又不見了。他們越發驚慌。便大聲的叫起來。音很是尖銳。林中各處。必都能够聽見。



那一叢亂草中，原來正藏着一個黑人。他看清猩猩的所在，忙撥轉身。去報告那些白種人的獵戶。他們當即端整好快鎗，悄悄的向猩猩那裏移動。有一個黑人的老首領，手裏拿着一柄雙鋒的長刀。刀上裝着很長的竹柄，也慢慢的跟着進去。走時，下嘴唇向下撇開，露出一條紅色牙床肉。和一排黃色的巨齒。他們走了不多一會，已到了那三頭猩猩蹲伏着的樹的下面。那頭灰色雄猩猩見了這種情形，曉得若要保全他雌猩猩和小猩猩的安全，祇有叫他們倆趕快逃走。當下他便叫他們倆先行逃走。他自己却留在這裏。抵禦敵人。過了片晌，那雌猩猩背着小猩猩，已逃到一株樹頂上。便大喊雌猩猩也設法逃走。雌猩猩見敵人尚未近身，或尙來得及逃避開去，便站直了身體。正想朝樹的高處跳。那個黑人首領已經趕到。舉刀便刺。雌猩猩便不得不改變主意，奮力抵敵了。雌猩猩很是厲害。見那黑人首領一刀刺來，身體一閃，已經避開。隨即又向那黑人首領直撲過去。那黑人首領想用腳來踢開

他。不提防一隻腿反被他捉住。他接着再用他的巨爪，對準那腿上抓了一下。有一大塊皮肉，便被他抓了下來。鮮血直流。那黑人首領便站立不住，跌倒下去。那雌猩猩坐在樹頂上，瞧得真切。又急又怕。隨即又見再有幾個人，也急急的走過來。從他們手中，並放出一陣陣的火光。再有很大的響聲。雌猩猩發狂似的，再要前去撲打他們。但有一道火光，正射到他的身上。他身體搖了幾搖，便跌倒在地下。雌猩猩見了，越發着急。不住的哀哀高叫。但那小猩猩卻不會瞧見這番情形。他把頭緊緊伏在他母親懷中。低低的哼聲不止。那些黑人們，把他們首領的屍身搬在一旁。再來捕捉那雌猩猩和小猩猩。雌猩猩嚇得甚麼似的，抱緊了小猩猩，想跳到別一株樹上去。脫身逃走。怎奈樹下的黑白人等，防備很嚴。怎能容他們逃脫。過了不多一會，那雌猩猩也被他們打死。小猩猩的頭上，被他們重的打了幾下。受傷很重。也被他們捉住。

那天晚間，那小猩猩蜷伏在一隻竹籠裏。額頭上，痛得很

厲害。鼻子也很痛楚。眼睛緊緊的閉着。後來他聽見聲音。並嗅着氣味。曉得他的仇敵來了。並覺得有人扶起他的頭。拉開他的眼簾。他不禁大喊起來。並有人說道。弗林賽。你不該下這毒手。這樣重重的打他。你把燈拿近些。哎。你瞧。他的眼睛。幾乎被你打瞎了。再有一人道。果然。他的眼眶中。都是血啊。不過他若不那樣倔強。我怎會這樣打他呢。這二人說到這裏。便走了開去。他們二人。一個身材高大。臉色光潤。一個是中等身材。臉上常露笑容。他們走到了這茅屋的門首。便倚門站着。這中等身材的人先道。我想你現在心中的意思。定必以爲我要拿這隻猩猩。實驗我的理論了。那個身材高大的人應道。教授。果然被你猜中了。我並以爲拿猩猩做實驗物。比較用他種的獸類。要容易得多。這教授先生道。你莫誤會了我的意思。我所要實驗的。並不像那教狗子做把戲。却是要使他有種種意念。能够明白他爲何要做事。他爲何要飲食。他爲何要……那人接着道。我明白了。你簡直要使猩猩的頭殼中。

長出一副人的腦筋來。這教授先生道。對呀。這話一些不錯了。那人道。祇怕不能成爲事實罷。據我看來。一百萬次當中。難得有一次成功。這教授先生道。弗林賽。這是你的見解。我的見解。却和你不同。譬如我拿這猩猩做實驗品。祇要他能明白了那種事情。而信任我的女兒。我便以爲是成功了。這有甚麼爲難呢。我且敢說這是自然的結果。我們若把一個小孩子。放到獸類當中。不許他瞧見別的物件。他自然變得和獸類相等。再把一個受過教育的人。放在荒島上。十五年後。他必失掉講話的能力。這實在是受環境的影響。那末我使這猩猩和我女兒在一起生活。處在同一個環境中。我以爲我女兒能做的事。他一定也能做。我並以爲在今後的十年間。我必能造成一件怪物。便是猩猩的身體。而一切舉動行爲。却都和人類相似。弗林賽聳起肩頭。問道。縱然能個這樣。但他總脫不了猩猩的身體。請問那有甚麼用處。他能做出甚麼事來呢。這一個問題。這教授先生當時不會回答。伏在那竹籠中的

猩猩也未曾答覆。他祇舉起他褐色的小手。摸了摸鼻子和眼睛。並低低的哼了幾聲。分明是深感痛苦。十分失望。他自從生產出來以後。哺養他。保護他的那兩隻大猩猩。如今往那裏去了呢。接着他又高叫了兩聲。好似呼喚他的父母趕些前來。搭救他的一般。然而他縱喊得力盡聲嘶。也是徒然啊。

光陰過得真快。不知不覺。已十年過去了。紐約城裏商業區中。有一所二十層樓的高屋。建築得很富麗堂皇。有一位巴克博士。便在這高屋的屋頂上。獨出心裁。佈置了一番。作爲他的家宅。四周不用牆壁。祇裝上一帶很高的鐵欄杆。很嚴密的圍護着。有一天。這巴克博士領着一位十六七歲的女子。和一位面容凝重的少年。走過他起居室和接待室的門前。向屋中的別一部份走去。走時。他神情靜默。不作一聲。後來纔說道。我領你們往那邊去。爲着有一樣新奇物件。給你們瞧瞧。說時。已走到一道門前。他推開門。又道。這物件是一隻猩猩。不過他的頭殼中。却有人

類的腦筋。他一壁說。一壁已跨到室中。這室很廣闊。半部份是空着。一樣器具也沒有。那半部份却有一排黑色鐵棍遮隔着。這排鐵棍的裏面。很像是一間住房。放着幾張笨重的木椅。和一張黑鐵床。可是走來的這三個人。既不注意這些器具。也不注意那是不是一間住房。他們的注意力。都凝聚在一個大動物的身上。這動物正坐在一張椅上。分明未曾曉得有人前來。他仍是用一隻黑手。翻動一本雜誌。那種神情。很像是一個小孩子。他的眼睛。離開那雜誌。不過祇有二寸光景。諒必是一個短視的小孩子。他的廣潤的肩頭上。披着衣服。短的腿上也穿着褲子。他原來正是一頭猩猩。不過穿着人的衣服。很像是一個小孩子罷了。過了片晌。他忽的把頭擡起。一張大嘴。微微張開。並舉起一隻膀臂。眼睛也慢慢的移動。那女子本是巴克博士的女兒。這時候。一直走到那些鐵棍前。低低的喚道。字塔。我在這裏。伊喊了這一聲。這猩猩的神情。分明能個領會。那少年站在伊的身後。見了很是驚奇。伊對他笑

了。一笑。表示勝利的意思。再掉頭朝那猩猩道。李塔。我在這裏。那猩猩很快樂似的站起身來。並高呼了一聲。走到



鐵棍前。用他短視的眼光。凝視着伊。並從鐵棍的空當中。伸出一手。輕輕的按在伊的肩頭上。巴克博士道。這猩猩

的兩眼。簡直已瞎去一半了。當初捕捉他時。本必須在他頭上。打上一下。使他昏迷過去。不致反抗。祇是那一下打得太重了。他的鼻梁骨。竟被打斷。眼睛也大受損傷。所以成了短視。我原有科學上的方法。替他醫治。使他的眼光回復原狀。我所以遲到今日。還不替他醫治。是因為不許他和人類細細比較。譬如他是毛手。人類的手。却光潔無毛。免得他比較出來。暴躁煩急。妨礙我的實驗。如今他已懂得人性。我的願望。已經達到。我將設法回復他的眼光了。我想這不是一樁很有興趣的事麼。那少年道。是的。果然很有興趣。說着。又朝那鐵棍裏面瞧了一瞧。見這猩猩仍站在那裏。那一隻手。仍按在那少女的肩。上。便道。巴克博士。我看這猩猩的神情。他和你的女公子。到很是親切啊。巴克博士道。哈列森。你這話很是。他們都是受我的教育。再則他從小兒便和我女兒。在一起頑耍。他們委實是很親切的伴侶。你若願意聽。我可把經過的情形。講給你聽。我所持的理論。很是簡單。我以為不論那一種獸類。倘

能得着人類的直接的感化。他多少總能懂得人性。就如這一隻猩猩。我教化他十年工夫。他的腦筋。已大大的進化。已能曉得他應該做的事了。巴克博士說到這裏。對着這猩猩喊道。李塔。這猩猩立刻掉轉頭。望着巴克博士。巴克博士再對他道。李塔。你不能和我講話麼。這猩猩把眼睛轉了幾轉。厚大的嘴唇。先動了幾下。再把大嘴張開。從他的喉嚨中。發出一種似咳非咳的聲音。他分明是想講話。但始終說不出來。巴克博士再朝哈列森道。你聽見嗎。他曉得我問他的話。應該回答我。雖然沒有這能力。也得試上一試。再問這猩猩道。李塔。你的床在那裏。這猩猩凝了一凝神。隨即撥轉身。走到他的牀面前去。巴克博士道。哈列森。你瞧他走路的姿勢。不是已很像一個人麼。不過身體稍爲有些搖擺。哈列森。你見了他這種成績。必定奇怪。在這十年當中。我用甚麼方法教化他的。說起來。真簡單得很。不過是拿我女兒做個模範。叫他模仿着罷了。於是他見我女兒讀書。他也讀書。見我女兒在黑板上寫字。



他也在黑板上寫字。我女兒穿衣脫衣。他便也會穿脫。他並曉得冷煖。天氣煖了。他自會脫去衣服。天氣冷了。他也自會加上。他進餐時。和小孩子一樣。睡眠時。也和小孩子一樣。總而言之。他的形狀。雖仍是一隻猩猩。可是他的腦

筋。委實已和人類相近了。這時候。巴克博士的女兒瑪迦萊。把一隻手伸到鐵棍的裏面去。這猩猩立刻也伸出毛手。緊緊的握住。並送到他的頰上。又撫摩了一會。神情很

快樂的把頭緊靠着鐵棍。朝瑪迦萊望着。瑪迦萊見他這副神氣。不禁笑將起來。說也希奇。無論有多少人。站在這鐵籠前。李塔好似未曾聽見。祇聽見喚他的這位秀髮少女。便立刻和伊親熱起來了。

又是兩年過去了。在這兩年當中。鐵籠中的猩猩。每當瞧見籠外有人站着時。便露出憤怒的神氣。但聽見了瑪迦萊的脚步聲。立刻歡呼起來。從未對着伊咆哮過一次。有一天午後。鐵籠外面有人講話。一人道。現在你可以略施法力。回復他的眼光了。好在他服從瑪迦萊。動手時。諒無甚麼困難。一人道。祇是要繫綳帶。至少須經過五天。難保他不拉去呀。那人道。我們三個人。可分班守着。又有一個女子道。父親。這個我不能答應。而且我們也不必現在動手。請客的事。我已安排妥當。弗林賽大尉就要來了。他在這裏時。我沒有工夫看守這猩猩。一人道。弗林賽大尉諒必也很歡喜……這女子搶着道。他一定不喜歡的。倘若喜歡。他屢次的來信中。為何都不提起。一人冷冷的道。我

已決定要回復這猩猩的眼光了。而且要趁弗林賽在這裏時。當着他的面動手。因為這猩猩的眼睛。當初正是被他打傷的啊。

第二天早晨。巴克博士果然動手了。瑪迦萊到了這時候。也無可奈何。祇得從旁幫助着。先開了那鐵籠的門。和伊父親走了進去。再對那猩猩道。李塔。你莫害怕。有我在這裏。你走過來。李塔聽見伊的聲音。便張開兩臂。摸索了一會。摸着了伊。便把兩手放在伊的肩上。伊把他領到牀前。又道。李塔。安靜些睡在牀上。你必須服從我的吩咐。巴克博士見李塔。已睡在牀上。急忙走過去。把藥水滴入他的眼眶中。李塔時時的轉動身體。要爬起來。但瑪迦萊伸手撫摩着他的身體。並對他道。李塔。你莫亂動。不多一會。便可畢事了。他果然便一動不動了。巴克博士滴過了藥水。隨即又繫上綳帶。因為有瑪迦萊隨時在旁吩咐。李塔不會抗拒一下。這天夜間。鐵籠外面。有他們輪流看守。李塔曾擡起手。想扯去那綳帶。瑪迦萊忙道。李塔。你切莫扯去。

你必須安靜些纔好。字塔便把手縮回去了。這天夜裏和第二天。字塔屢次要扯去綳帶。但祇須瑪迦萊呼喚一聲。他便立刻住手了。

在這第二天的夜間。時候已很遲了。巴克博士急於要出去招呼賓客。又沒有人看守字塔。急得在鐵籠前亂轉。這時候。字塔坐在一張椅上。臉上仍繫着綳帶。雙手擱在膝上。神情尙安寧。巴克博士一壁在籠前亂轉。一壁又掏出時表。接連看了幾次。耳朵裏。又聽見奏樂的聲音。和賓客們的歡笑之聲。越發覺得煩燥。過了一會。他忽急急的走到室門前。轉了轉。插在鎖孔中的鑰匙。門便開了。他並說道。孩子。你來得太遲了。瑪迦萊道。果然對不起得很。你爲何把門鎖上呀。巴克博士道。因爲賓客中來瞧字塔的人數太多了。他的神經。大受激動。我生怕他扯去綳帶。所以把門鎖上。不許人進來。他可以寧靜些。弗林賽原是和瑪迦萊一同走來的。說道。瑪迦萊和我在這裏。諒必無妨了。巴克博士當即走出室去。走到室門口時。又回頭對弗林

賽道。你不必多在這裏耽擱。出來陪陪客罷。弗林賽道。你先去。我隨即就來。弗林賽等巴克博士走出後。仍把門鎖上。並把鑰匙遞給瑪迦萊。又笑着道。這樣外人不得進來。字塔便可安靜了。

不料竟有出乎意外的事。雖不會有外人進來。字塔却大大的騷動。他忽從椅上站起身。發出一種低低的哼聲。兩手舉起來。想扯綳帶。瑪迦萊急忙喊了一聲。他纔把手慢慢放下。弗林賽站在鐵籠前。望了字塔一會。再和瑪迦萊說了幾句話。字塔立刻又把手擡起來。再被瑪迦萊喝住。瑪迦萊很奇異的道。今天夜裏。他因何這樣激動呀。弗林賽道。也許是聽見我的聲音。所以這樣激動。你瞧。他的手又擡起了。瑪迦萊忙道。住手。字塔。這一次。字塔雖也遵命住手。但他的神情。似乎很不願意的大衆靜默了一會。弗林賽忽的捉住瑪迦萊的膀臂道。我老實對你講。我委實沒有勇氣。住在這裏了。明晨我定須回去。瑪迦萊道。回去麼。回澳洲去麼。弗林賽道。不是。回羅佩司海灣去。他們會

打電報給我。說是我若再不前去。我們組織的那個旅行團。就將解散了。他說這話時。李塔竟狂叫起來。瑪迦萊也

露出驚異的神氣。

弗林賽再道。瑪迦

萊。我想你一定不忍

眼看着我們的旅

行團解散罷。這當

兒。李塔又狂叫了

一聲。兩隻黑手。不

住的在胸前搥擊。

弗林賽朝着李塔

道。你這惡獸。你聽

見了我的聲音。簡

直發狂了。弗林賽

在室中逛了一會。突然的站在瑪迦萊面前。把伊緊緊抱

着。把嘴唇靠在伊的頰上。瑪迦萊忽把他推開。眼睛瞪得

很大。高聲道。你扯謊。你扯謊。你方纔對我說的。必然都是假話。說着。並朝室門跑去。弗林賽很快的一把把伊拉住。

又撲抱在懷中。瑪

迦萊掙扎了一回。

不得脫身。便呼喊

起來。伊喊了這一

聲。原不打擊。接着

又有一個呼聲。這

呼聲很尖銳刺耳。

原來李塔已把綑

帶拉去。瞧見他素

來敬愛的女子。正

被一個男子抱住。

不由得十分憤怒。

便高呼起來。又在籠中猛力衝撞。弗林賽見他這樣。把瑪

迦萊抱得更緊。並抖抖的說道。愛人。請饒恕我。我不曉得



方纔胡說了些甚麼。一切請你原諒。趕快喝住他罷。這時候。李塔格外憤怒。先跳到牀前。把牀打倒。再跳到鐵棍前。兩手握住一根鐵棍。用力的搖撼。弗林賽再央求瑪迦萊道。你不瞧見麼。他快要衝出來了。你快命他莫動呀。瑪迦萊不理會。出其不意。從弗林賽的懷抱中。逃脫出來。一直奔到室的那邊。推開那裏的一道門。跑了進去。並隨手把門關上。弗林賽也隨着奔過去。但已不及。門已關上了。他一壁急急敲門。一壁喊道。瑪迦萊。請放我進去。快些開門呀。……弗林賽在這裏亂敲亂喊。李塔却在那裏搖撼鐵棍。不多一會。已斷折了一根。他便從籠中跳到外面。這一片聲音。原很高大。但外面客室中。正是賓客滿堂。歡呼譁笑。所以沒有一人聽見這裏的聲音。李塔衝出了籠子。也一直奔到那道門前。用他一隻健壯有力的膀臂。在門上推了幾推。門已被他推倒。再衝到裏面去。瑪迦萊正躺在牀上。見了驚呼了一聲。忙跳下牀。李塔聽見了呼聲。便向床衝來。這裏面本祇有一盞油燈。不很光亮。李塔一

擡頭。瞧見對面有一隻凶猛的毛獸。便朝他撲去。誰知正撲在一面玻璃鏡上。把玻璃打得粉碎。李塔在迷亂昏糊之中。再向四下裏搜尋他的仇敵。見那邊躲着一人。便撲將過去。其實這人正是瑪迦萊。到了這時候。瑪迦萊那裏還喝得住他。又來不及躲避。便被他撲入懷中。伊雖用手打他。用牙齒咬他。他却一些不覺得。後來他的兩臂忽然一鬆。瑪迦萊趁這機會。纔得逃出。李塔的兩臂所以放鬆。原來他又瞧見了一隻毛獸。要撲打過去。其實仍是他映入鏡中的影子。他哼了一聲。再撲過去。又是嘩唧哪一陣響。那獸已不知去向。他撲了個空。隨即撥轉身。又朝瑪迦萊撲去。這時候。瑪迦萊已推開了一扇窗戶。顧不得甚麼危險。奮身跳出窗外。幸未受傷。再拔腳飛奔。李塔却也隨着跳出。追趕上來。瑪迦萊一壁逃。一壁喊。逃了不多遠。直撞入一個少年的懷中。少年後面。再有許多人。原來客室中的賓客。已聽見伊的呼聲。特地起來相助的。再說李塔跳到了窗外。隨即再向外面奔去。後來便倒身在寒冷的邊道上。一動不動了。

(完)

李石岑講演集

第壹輯

三版已出 [定價七角]

本書係李石岑先生年來在各地之講演稿。關於哲學、科學、宗教、藝術、教育、心理乃至佛學以及一切人生問題均有極精采之議論。讀之不僅可了解現代思潮之趨勢。并可藉獲人生之指針。書前有李先生之「我的生活態度之自白」自序。及吳稚暉、顧頡剛兩先生序文。尤可徵李先生最近思想之一斑。

李石岑論文集

第壹輯

[定價八角]

本書係李石岑先生年來在各雜誌報章所發表之文字。凡現代主要思潮。莫不逐加論列。如尼采、柏格森、詹姆士、羅素、杜威、倭伊鏗諸家之哲學。均有長篇文字介紹。并加以極精深之批評。此外關於藝術、宗教、本能、美育等均有專篇討論。書前并有著者新撰「思想方法上之一告白」自序。讀之不僅對現代思潮之趨勢。瞭然於懷。且可獲得許多修養上之效益也。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牢籠之人生

俞慕古

夏小峯自小便有卓絕而超越的人生觀。他的父親母親緊緊地懷抱着他。寶貝心肝的蜜蜜地逗笑他。他卻不知愛是甚麼。似乎任憑父母怎樣愛我。實亦不過拘禁我在牢籠裏頭。不使我自由自然罷了。有時他一陣子爭跳。滿擬逃出牢籠。可是力薄氣弱。跳得滿身極汗。而牢籠依舊完善無缺。因此氣惱異常。或則蹙皺雙眉。號號大哭。或則撇起小嘴。嚶嚶啜泣。恰像說「人生最是苦惱。生下來就受牢籠的拘禁。不能自由自然」似的。

一般不識趣的親鄰戚友。無論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瞧見小峯生得眉清目秀。鼻正口方。蘋菓式的小腮。嫩藕般的腕臂。多麼可愛。你也要抱他。我也要吻他。把他我授給你。

你授給我。一日之間。總有酒氣薰蒸的。口臭難聞的。煙味觸鼻的好幾十人的嘴唇。親親熱熱的貼在他小小蘋菓頰上。吮啣一回。雖然他不願意。而人家偏偏很願意。不問他願意不願意。一定使他不願意也要願意。他是個一無力氣的小孩子。又怎生抵抗呢。他也知道人家你爭我奪的抱我吻我。原是喜歡我。但我並非受寵若驚。實在覺得多一個抱我吻我歡喜我。便是替我多設一個牢籠。不使我自由自然罷了。

他的父母。單生他一個。真應了「財旺丁不旺」的那句古話。所以看待他比自己的生命。還要高貴。愛護倍至。溫存有加。有了吃的。不願他愛吃不愛吃。以為小孩子誰都

歡喜吃的。先要喂給他。天氣有了冷暖。不顧他體質如何。以爲小孩子穿得和暖一些。卻病的不少。小峯未始不知父母慈愛之心。只是他感念父每越是愛我。拘禁我的牢籠。越是幽密。越發不能到達自由自在的目的。

這年。小峯已是六歲。漸漸兒省得人事。亦知做父母的。誰沒有愛子之心。小孩子也不能脫離父母設下的牢籠。所單調能够生活的。但他卓絕而超越的人生觀。委實天生性根。忘掉不下。有一天。他在後院子裏。俯視池塘。清澈見底。游魚三四。款款點點。上下自如。東西任意。一會兒戲浮水面。浪紋由重重小圈兒。慢慢擴大。恰似人們得了快樂。輾然笑渦。由微露而至顯著。一會兒隱身草際。青緒相映。恍如月移花影。柳拂花枝。搖搖欲墮。無牽無累。不識不知。仰望天空。二三鳥雀。飛翔空際。時遠時近。若高若低。一會兒休息樹枝。鼓其宛轉之喉。一會兒坐臥花前。奏其清脆之曲。輕捷敏慧。活潑玲瓏。無拘無束。自由自然。小峯這樣的欣賞。益覺人生苦惱。受那牢籠的拘禁。不如魚鳥的自

由自然。更感觸到自己所拘禁的牢籠。尤其嚴酷而萬難打破。因爲他的父母。十分疼愛他。要是離開他父母半步。他父母誠恐他遇見拐盜。或是遭人欺侮般的。總是差遣一個信任可靠的僕役。寸步不離的伴護着他。所以他盤算我這一世。怕沒有逃脫牢籠的機會。得到自由自然的一天的了。他於是不禁連連嘆息。

他往學校裏讀書之後。早往暮返。有僕役伴護着他。自不必說。不過學校裏訂定時間。按班上課。他這時喜讀國文。偏是上算術課。他意欲研究地理。那一課偏上歷史。從前學校裏是採用牢不可破的課程制的。現在採用了道爾頓制。似可打破這種積弊。但工作時間。也有一定。當時即使有道爾頓制。恐怕小峯要想休息。偏在工作的時期。未必能够自由自然罷。他這樣枯寂無聊的在學校裏生活着。暗忖又加上一重牢籠了。

他升學到高等小學。將要畢業的那年。已是十六歲了。其時他的父親。因他年齡已長。伴護往返的僕役。自然撤消

了他卓絕而超越的人生觀。也與年俱進。再不能按耐。便毅然決然要逃脫牢籠。達到自由自然的目的。起初他想到父母何等疼愛我。倘使我一旦背離父母。我果然可以達到自由自然的目的。然而父母得到我出亡的消息。不知要怎樣傷心。怎樣悲痛。我如何對得住我父母呢。那麼。我也不忍爲了我自己。要逃脫牢籠。達到自由自然的目的。而重傷父母之心。因此之故。他欲行又阻。欲去不能。後來他忽又想到父母因愛我而拘禁我在牢籠裏。不使我自由自然。未必出於本心吧。假使出於本心。這麼的愛我。亦不過機械的。虛偽的。就算真心誠意的愛我。爲甚不使我跳出牢籠。任我自由自然。即使真心誠意的愛我。我要怎樣。當然允許我怎樣做去。斷不會見怪我的。非是我敢提倡非孝。標立異端。實在理由充分。那能犧牲我自由自然人生的幸福呢。而且他的同學有個趙維倫的。和他志同道合。天天慫恿他。一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便斬釘截鐵的決意跳出牢籠。和趙維倫約定日期。回家竊取些

盤費。臨行時候。望空拜了三拜。表謝父母養育之恩。便與趙維倫向漢口進發。求他自由自然的幸福去了。可是他出門之後。雖只無拘無束。而飲食起居。仍不免感受人世勢利之牽制。脫不掉牢籠式的意味。

小峯的父母。起先找不到小峯。以爲他上學去了。比及晚上不歸。心中懷着鬼胎。四出找尋。凡是親鄰戚友。那一家不踏過門。街衢里巷。那一處不去找過。只是不見小峯蹤跡。這一急非同小可。合家人兒。你哭我啼。坐立不寧。真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一方面派人到外埠去追覓。一方面出了重賞。畫影圖形。登報招貼訪求。

漢口一家旅舍的眼房。手拈着新聞紙。正瞧到那項尋人告白的時候。也是他合該發一筆財。只見兩個少年。進來投宿。新聞紙上尋人告白上攝的照片。與其中一個少年的面貌。一模一樣。又仔細的打量一回。更覺絲毫沒有錯誤。疾忙起立招呼。問姓叩名。何事過漢。那兩個少年。不用說是夏小峯和趙維倫二人。小峯恐其父母派人訪尋。隱

去真名。胡亂捏造一個回答賬房。「我叫夏尙志。他名趙星暉。我們二人同鄉學友。此番出門。要上四川去遊歷。」

賬房一聽他口音語氣。雖然小峯藏去真名。那裏瞞得他。一雙飽經世故的銳眼。即忙通電小峯的父親。一壁假致殷勤的伴陪。小峯維倫倆。今日遊山。明日玩水。揆延他們的行期。小峯父親。接到賬房的電信。星夜趕到漢口那家旅舍裏。正撞見小峯。小峯驚駭莫名。手足無錯。連連叫苦。「罷了罷了。我沒有達到我希望的了。」他父親找到愛子。哭又不是。笑又不是。逼着他和維倫即日動身。回家之後。責備維倫不該煽惑小峯。原來維倫家道清苦。弟兄衆多。所以他出亡以後。他的父母。並不放在心上。任他做去。小峯眼見父親責備他。便自認道。「這是我的意思。不干維倫的。讓他去吧。」他父親就飭僕人送維倫回去。一邊淌着眼淚。一邊宛轉曲折的安慰小峯。小峯雖只感動。可是他卓絕而超越的人生觀。終於不能消滅哩。

自此以後。小峯的父親。派着個僕役。隨影隨形的伴陪着

他。既而又想到「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儻然早日替他娶了妻。有了纏綿柔情的夫人。捆縛了他。自可打消他別的妄念。便不管小峯願不願。選擇吉期。替他完婚。到了那天。紅紅綠綠的綵綢綵紙。紮的十分美麗。廳堂上懸滿甚麼「天作之合」「百年好合」的喜幛喜聯。庭中搭起一座樂臺。坐着八九個人。各執一件樂器。合着節拍。奏演得非常動聽。在小峯的父親。祇有這個兒子。此次婚禮。自然縱事奢華。竭盡鋪張。但在小峯看來。件件含着慘惻。呈着死灰的色彩。增加我一層牢籠的痛苦而已。後來果然事。事受着夫人的掣肘。尤其不能自由自然了。他不由的叫聲慚愧。「做了個動物中最靈的人。竟被牢籠拘束。爭脫不得。及不上飛鳥游魚的無拘無束。自由自然。太不值得呢。」

小峯的父親死後。小峯便推托出門販貨爲名。圖脫牢籠。尋其自由自然幸福。他追想到前番出去。與勢利的人世周旋。總帶着牢籠式的意味。這次他決計到荒島上去尋

生活。那知道了荒島。任他有金錢。卻也失去效用。辦不到一些食料。要是自己去覓食。又沒有能力。找不到一處安宿之地。要是露宿。又挨不起風霜雨露的苦。於是不得不將就一些。離開荒島。隨地遨遊。只是飲食住宿。在在與人周旋。雖有金錢萬能。沒一件做不到的事情。然而總覺被勢利的人們捉弄着。仍免不掉牢籠式的意味。不能貫徹他的卓絕而超越的人生觀。他纔似乎覺悟人生只得

受牢籠的拘禁。不能如飛鳥游魚的無拘無束。自由自然的。後來他的金錢漸漸的短少。飲食住宿。不得不節減一些。利勢的人們。便把他冷淡起來。及至錢已完了。有誰願意供他食宿。他祇得沿門托鉢。去做乞丐生涯。但是忍不住受人家的白眼。遭人家的唾罵。不禁長嘆一聲道。「人生總究脫不掉牢籠。不能自由自然的。還不如仍舊投到生活慣的牢籠裏去吧。」

(完)

中西格言之類似

貫一

「小不忍而亂大謀。」此吾國古聖人之言也。則與西諺之“*A little neglect may breed great mischief*”「小不忍則大患生」一語。言意均同。

希臘人之譏人偽善也。則曰「羊質而狐尾。」而英國人則曰“*Wolf in sheep's clothing*”「狼質而羊衣。」吾國則有言曰。「羊質而虎皮。」其意均相類似。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世 界 叢 書

本叢書由蔡
子民蔣夢麟
陶孟和胡適
之諸先生主
幹編譯者均
知名之士已
出下列各種
多關於政法
社會經濟文
學教育等科

現代民治政體	一冊	七角
美國政府大綱	一冊	一元
法國政府大綱	一冊	六角
瑞士的政府和政治	一冊	一元
英國選舉制度史	一冊	四角半
大陸近代法律思想小史	上編	三角半
	下編	一元
社會學及現代社會問題	一冊	一元
社會問題	一冊	六角
社會主義之思潮	二冊	二元
社會主義與社會改良	一冊	一元
經濟史觀	一冊	五角

價值價格及利潤	一冊	三角半
外國匯兌原理	一冊	四角半
現代小說譯叢	一冊	一元
現代日本小說集	一冊	一元
林肯(劇本)	一冊	三角
易卜生集	第一集	八角
	第二集	八角
你往何處去	一冊	一元
費德利克小姐	一冊	五角
近代教育史	一冊	一元三
兒童學概論	一冊	四角半
推孟氏比納西蒙智力測驗	二冊	一元半
中國美術	一冊	二元

容齋筆記

容齋

瀋陽八景

(一)天柱排青。在城東二十里。(二)輝山晴雪。在城東北四十里。(三)渾河晚渡。在城南十里。(四)塔灣夕照。在城西十二里。驛路大道。(五)柳塘避暑。在城南五里。(六)花泊觀蓮。在城北十里蓮花泡。(七)萬泉垂釣。在撫近門外。(八)黃寺鳴鐘。在外攘門外。此陪京雜述之瀋陽八景。較近人所傳述之八景。微有不同。茲併錄之。以備參考。一曰鳳樓曉日。登清故宮內之鳳凰樓。而一覽。曠曠曉日。煙火萬象。蓋城內以樓址為最高。今則洋樓林立。且高鳳凰樓矣。(按清制。城內住戶。建樓搭棚。皆不許高於鳳樓。)二曰星閣晴霞。東門外小河沿。西北角。有魁星樓。高峙城東。夕照晚霞。一望千里。三曰北陵紅葉。北陵在城北八里。多楓柳。西風黃葉。紅滿秋林。四曰天柱神松。城東二十里。東陵之天柱山。萬松夾道。歲寒不凋。五曰四平燈市。城內四平街。介於鼓樓鐘樓之間。居城之中心。故又名中街。富商雲集於此。上元放燈。春城不夜。六曰萬泉蓮舟。撫近門外之萬泉河。即小河沿。夏日荷花滿沼。畫舫如織。採蓮風景之佳。甲於秦淮。七曰西園晚眺。奉天公園。在西邊門外。係徐東海督東時所設。夏初納涼。遊客雲集。八曰東塔春耕。城東八里。有喇嘛廟。廟院有塔。名為東塔城外四塔之一。農事試驗場設於此處。綠野春耕。別饒風趣。今航空處兵工廠俱設於此。京奉鐵路亦延長圍城支線。熱鬧非常。

(完)

印 精 樓 芬 涵

說 小 人 宋

如已輕文詳有勸印茲及舊小收取本來養長顯亦攷文短小宋
 下出更之註異諸精擇精製說藏涵不單文見足詳證字篇說人
 版改下於同本加尤校舊均此芬易行思開以實經間記類所
 者現不原特問校付本鈔爲類樓購精向涵淺史或事多著

塵	默	脚	東	仇	蘇	稽	玉	齊	梁	老	氏	邵	河	春	涑	歸	燈
		氣	坡	池	黃	神	照	東	谿	學	聞	氏	南	渚	水	田	下
		集	志	筆	門	錄	新	野	漫	庵	見	聞	見	紀	紀	閒	閒
史	記	車	林	記	別	徐	志	語	志	記	後	錄	錄	聞	聞	錄	談
王	王	若	蘇	蘇	略	餘	王	周	費	陸	邵	邵	邵	何	司	歐	佚
得	鈺	水	軾	軾	志	鈺	明	密	喪	游	博	伯	伯	蓮	馬	陽	名
臣					蘇		清	四	五	二	三	溫	二	九	光	修	二
四	三	二	五	二	四	五	四	三	角	角	角	七	七	角	二	角	角

雲	夷	夷	夷		捫	雞	鶴	青	東	隨	投	嬾	珩	澗	石
麓	堅	堅	堅		囊	肋	林	箱	原	隱	轄	真	瑣	水	林
漫	三	支	支		新	編	玉	雜	錄	漫	子	子	新	燕	避
鈔	志	志	志		話	莊	露	記	錄	錄	錄	錄	論	談	暑
趙	洪	洪	洪		陳	李	羅	吳	錄	錄	錄	錄	孔	錄	錄
彥	邁	邁	邁		善	裕	大	處	錄	錄	錄	錄	平	王	錄
					冊	裕	經	厚	錄	錄	錄	錄	仲	闢	錄
					二	裕	三	二	錄	錄	錄	錄	三	之	錄
					角	裕	二	角	錄	錄	錄	錄	角	之	錄
							角		二	二	二	二	角	五	錄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得
														二	錄
														六	錄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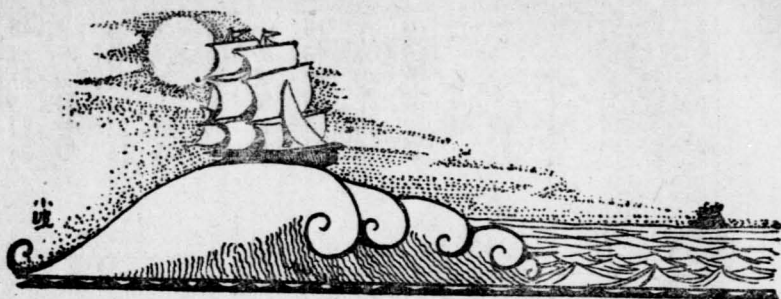
自誤

By J. D. Makgill and E. Win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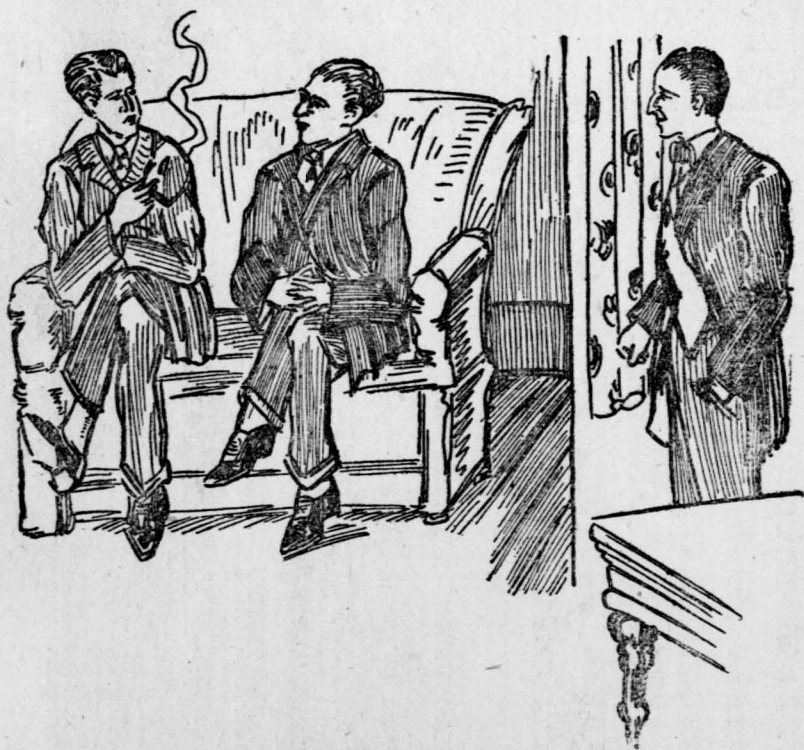
寶康譯

少年瑪汀放下了這本雜誌。走過這旅館的圓形客堂。來到窗前站着。神情很是煩悶。原來這本雜誌中。登載着一段故事。却尚未完畢。他很想繼續的讀下去。怎奈這本雜誌的定價。是三角五分。他囊中的銀錢。已為數無多。除付清前來這坎拿大海口的旅費。和昨夜旅館中的賬目。餘剩下的。祇有三角五分的五分之一。因此他不能立刻去買那雜誌。覺得乏趣極了。但心想再等過一刻鐘。各家銀行。便可開市。他便可前去收付匯來的款項。那時定到書店裏。買上六本雜誌。回到旅館中。坐着慢慢的觀看。

瑪汀正在無聊的時候。偶一回頭。瞧見從餐房裏面。走出兩個男子來。隨即在靠窗的長皮椅上坐下。瑪汀瞧他們的模樣。好像是坎拿大的商人。當下他們二人當中。有一人點上一支雪茄煙。吸了幾口。突然的問他的同伴道。昨天夜裏。你可曾會見抹克西老人不曾。那同伴點了點頭。並問道。他可是遭了甚麼禍事麼。我會約他到這裏來頑耍。他竟一口回絕。却儘着朝四下裏張望。神情很是倉皇。究竟爲着甚麼啊。吸煙的人道。難道你不曾聽見說麼。那同伴道。聽見說甚麼。吸煙的人道。這一樁



事也許不很真確。但海列曼却這般說。他說抹克西是一個薄情的漢子。那同伴很驚異的道。薄情的漢子麼。抹克西是薄情的漢子麼。吸煙的人道。海列曼固然這樣說。便是抹克西親生的兒子。也說他是如此。那同伴露出反對的神氣道。抹克西從



下坐上椅皮長的窗在靠即隨來子男個兩出走面裏房餐從見睡

未結婚。怎會有親生的兒子呢。吸煙的人道。是呀。我們原也這樣想。但據說他從前在澳大利亞時。曾娶過一房妻子。這妻子並已懷孕。但他不知爲了甚麼。竟不顧伊腹中的骨血。便把伊遺棄了。後來伊生產下來。竟是一個男孩子。現在這孩子正要

尋到這裏來。把他父親的這一段事。一齊宣佈出來呢。那同伴仍搖頭道。你雖言之鑿鑿。但我仍不相信。抹克西絕不是這種無道德的賤夫。你要曉得他是白種人啊。吸煙的人道。年輕的白種人。也許有糊塗的時候。做出些無道德的事來。這是不能一概而論的。那同伴惡狠狠的道。但是海列曼怎會曉得的呢。吸煙的人道。他也是聽見別人說的。不過這人並不是向壁虛造。他在蒙里爾時。曾親眼瞧見過那個孩子的。

瑪汀很不耐煩的瞧了瞧手表。便走了開去。不再聽這二人講話了。他走到那邊衣架前。從許多的衣帽當中。尋出他的外衣和帽子。穿戴整齊後。便從旅館的邊門。走到外面。這時候。街中的積雪。仍有三尺多深。氣候非常寒冷。他雖穿着大衣。仍不能抵住這寒氣。覺得身上有些發抖。他勉強忍受着。緩緩地向山下走。一壁留神瞧着街旁的路名牌。尋覓他所需要的銀行。

瑪汀走到一個十字路口。這是城中最熱鬧的所在。他瞧

見四周都是木造的矮屋。祇有一所石造的高大房屋。翹然獨出。仔細一瞧。正是他尋覓的這家銀行。他當即大踏步走進去。裏面的氣候。和外面大不相同。溫暖和春天一般。房屋是用黃石和紅色的桃花心木構造而成。富麗堂皇。十分悅目。但瑪汀心中有事。無暇細看。忙走到那邊屋隅。隔着一道黃銅欄桿。向一位收支員問道。請問可有一封寄給瑪汀的掛號信麼。收支員返身檢查了一回。便拿出一封信來。遞給瑪汀。瑪汀接過來一瞧。見並未掛號。又不是他母親的手筆。不由得侷促不安起來。忙走到窗口。把信拆開。見信上寫道。

親愛的亞也。你寄給你母親的信。已經收到了。你請伊寄錢給你。好讓你回家。伊雖願答應你。但我不許伊匯寄。因為我們爲你所犧牲的代價。已是很巨。你儘有機會。在坎拿大自立。但你不圖上進。纔弄得窮無所歸。我們不會得着你的酬報。到也罷了。我可不能讓你回家。無理胡鬧。再打擊你母親的心。老實對你講。你若不改

邪歸正。拿出些做人的行為來。你也不必再念着我。便忘了我罷。你父親手諭。

物充飢。也不假作一宵的宿費。這便如何是好。他正在這沒主意的當兒。偶一回頭。瞧見方纔和他講話的那收支

四

瑪汀看完了他父親的信。隨手便把信掏到衣袋裏。嘴裏嘖嘖咕咕。不知說了一陣甚麼。他心中又回憶到那天在輪船上的情況。那間吸煙室中。安放着皮製的椅子。他坐在上面。嘴裏啣着雪茄煙。手裏玩着紙牌。那是何等舒適啊。想着。再從這玻璃的門。朝外張望。只見紛紛的大雪。又已落個不停。囊中祇剩了七分銀錢。既不敷買



親愛的亞兒你寄給母親的信已經收到了

員。正坐在一張很有光澤的寫字臺前。手腕很迅速的。計算一束束的鈔票。便忽的心中一動。忙走上前去。問道。你能破費一些工夫。和我講幾句話麼。收支員道。這有甚麼不能。瑪汀便扯說道。我家中本匯給我一筆巨款。計算日期。應該到了。但如今我尚未收到。正在十分奇怪。方纔瞧了那封信上的日期。推算起來。料定那筆匯款

所以不來。必是因爲郵寄遲誤的原故。可是我需用很急。迫不及待。如今想向你們借一筆短期借款。不知你能否辦到。收支員道。借款的事。是經理的權柄。我不能夠做主。瑪汀道。我能會會經理麼。瑪汀雖這般問。其實也明知沒有多大的希望。這時候。有一個書記。很快的對這收支員道。抹克西先生還未曾來呢。瑪汀聽說。吃了一驚。忙問道。抹克西先生麼。這書記道。是的。抹克西先生。正是這行裏的經理。現在他還未來。瑪汀慢慢的道。這却無妨。我可在這裏等候着。因爲我必須要會見他。這收支員瞧瑪汀身上的外衣。已是破舊。一頂帽子。簡直都溼透了。形狀很是狼狽。便不免起了輕視之心。一面仍數着鈔票。一面說道。我們行裏。借錢給人。原是常有的事。但必須有抵押品纔行。瑪汀很不介意的應道。這個自然。我自然有我的抵押品啊。這收支員仍露出輕視的神氣。把眼睛抬得高高的。轉向別處望去。却另有一位書記長走了過來。講話很是客氣。大概他的經驗。比較豐富些。曉得雖是對於身穿破

衣的人。也不可輕易的簡慢。他對瑪汀道。抹克西先生一定要來的。再過幾分鐘。定可來了。說完這話。並把瑪汀領到裏面一間房裏。這間房有一道滿鑲玻璃的隔板。和外面分開。這書記長隨即又回身出來。坐在櫃檯後面的一個座位上。但可以從這玻璃的隔板中。望見瑪汀。瑪汀在房裏坐定後。定睛朝四下裏瞧。只見地上鋪着綿厚的地毯。並安放着一張廣闊的寫字臺。和幾張安樂椅。鼻孔中並嗅着一陣陣的香氣。不禁又想到那輪船上的吸煙室。心中便起了一種感觸。把下嘴唇咬得緊緊的。這樣過了不多幾分鐘。那書記長又推門進來。並領進一個男子。瑪汀見了。不慌不忙。站了起來。問道。這位便是抹克西先生麼。他雖這般問。心中却很希奇。因爲來人生着滿頭秀髮。藍色眼睛。也很有光彩。分明是個少年人的模樣。怎麼旅館中的那兩個人。稱呼他做老人呢。當下來人應道。是的。我正是抹克西。瑪汀道。我想向你們行裏借一筆借款。因爲這是你經理先生的權柄。所以我在這裏等候你來商

量。抹克西道。這自然是我的權柄。請問你有甚麼抵押品呢。他說這話時。眼光很是冷峻。聲音更是冷淡。瑪汀聽了。不禁起了羞愧之心。喃喃的應道。並沒有一定的抵押品。可是當中有一層理由。可以講給你聽。抹克西道。哦。原來如此。你且講出來呀。瑪汀又撒謊道。我是急於要回英格蘭。因為那裏有一筆重要生意。出入很大。必須等我回去。和對方接洽。現在我就攔在這裏。是爲着等候從這班郵船寄來的一筆款項。不料方纔接到一封信。正是一月裏寄出的。我這纔曉得那封匯款的信。必是不會趕上這班郵船。因而耽誤。抹克西道。這原是常有的事啊。瑪汀聽了這話。覺得勇氣一振。忙接着說道。我原可在這裏多等幾天。無如開往英格蘭的船。定於今天開行。所以我不能再耽擱。誤了那筆生意。抹克西道。我想這城裏。你一定有朋友。可以證實你的話。替你擔保罷。瑪汀搖頭道。我不過是個過路人。這裏並無一個朋友。抹克西道。那末我們行裏。可以拍個電報到你家中。詢問一聲。作爲憑信。你道可好。瑪

汀道。祇是船在今天開行。電報雖快。祇怕也來不及罷。抹克西道。方纔你說收到了一封信。是一月裏寄出的。上面諒必提着這匯款的事。這信不妨給我瞧瞧。說着。便伸出一隻手來。瑪汀見了。急忙向旁邊避開。好似生怕抹克西自行動手。向他衣袋中。掏取那封信的。並重聲說道。那是一封私信。恕我不能給你瞧。抹克西的鼻上。本架着一副眼鏡。便從這眼鏡中。定睛望了瑪汀一望。再問道。你向來和我們行裏有往來麼。瑪汀道。沒有。抹克西道。原來這是第一次做交易啊。你既沒有抵押品。又沒有何等保證。便想向我們行裏借款麼。瑪汀道。好在數目不大。我祇想借二百五十元。抹克西道。這個我們行裏。一定不能答應你的。瑪汀聽了這話。神情一變。苦笑了一聲道。你是經理先生。你既這樣說。借款的事。當然已沒有希望了。可是我必須今天搭船回去。這便怎樣是好呢。抹克西道。老實對你講。你想空手向行裏借錢。恐怕是萬萬不行的。瑪汀道。那末請你替我想想看。我應該怎樣纔好呢。抹克西道。這不關

我的事。你想怎樣。便可怎樣。不過我若處到你這種境界中。我寧願多費些氣力。作爲搭船回去的代價。你可曉得他們船上。是常常需用火夫的呀。瑪汀把肩頭發得高高的。應道。這個不能。我對於這種事。固然不懂。我且是個多病的人。也受不了那種辛苦。抹克西很傲慢的道。充當一名火夫。並不是甚麼繁難的事啊。瑪汀有些動氣道。方纔我已說過。我是不會幹那種事的。抹克西道。那就隨便你罷。橫豎是你自己的事。和我本身。和我們行裏。都絕無關係。瑪汀道。那末你是不肯替我設法了。抹克西道。這要怪你自己。你沒有相當的準備。叫人怎樣替你設法呢。瑪汀神氣很陰險的道。好。你不肯替我設法。這也無妨。可是你那一件事。我也不能替你設法了。抹克西很驚異的道。怎麼說。我有甚麼事呢。瑪汀道。自然有的。而且我知道得很清楚。抹克西睜大了眼睛。把瑪汀渾身上下。打量了一回。說道。你真有意這樣說。我想我並沒有甚麼需人設法的事。瑪汀的臉上。露出猶惡的怒容。說道。你莫裝模做樣了。

你可記得你會遺棄了你親生的兒子麼。抹克西道。你不是發癡了麼。怎麼說出這種話來。瑪汀道。我並未發癡。我所以說出這話。實在是要撥動你的記憶力。抹克西冷冷的道。我的記憶力。爲甚麼要你來撥動。瑪汀冷笑道。因爲撥動了你的記憶力。從前的事。你便可一一回憶起來。我便可喚你一聲父親了。抹克西聽了這話。着實吃了一驚。忙舉起一手。按在嘴上。好似若不這樣。便要驚呼出來。瑪汀靠在寫字臺的邊沿上。瞪眼呆望着他。抹克西楞了一楞。纔道。你是誰。你說的是甚麼。瑪汀道。老實說。我正是你的兒子。是從澳大利亞來的。我的來歷。既已說明。你還不肯借錢給我麼。這時候。抹克西的神情。已經安定。不像方纔那樣驚詫。應道。並不是我不肯。實在是行裏的定章。不能空手借錢給人。我雖是經理。也不能破壞行章。瑪汀慘笑道。父親。二百五十元。數目不能算大。行裏爲章程所限。不能借給我。但你不能用私人的名義。如數借給我。作爲是父親賞給兒子的一種禮物麼。抹克西嘆聲道。倘我竟

始終不肯。你便將怎樣。瑪汀道。我把這一段污穢的歷史。告訴給報館裏的記者。讓他們在報紙上披露出來。好給大眾曉得。抹克西道。這未免太惡作劇了。瑪汀淡淡的道。我原曉得這個太惡作劇。但誰叫你不肯幫助你兒子一下呢。你既不顧兒子。我也顧不了父親了。抹克西的臉上。忽露出一種奇異的笑容。說道。譬如我仍是不肯。譬如我再拿起電話的聽筒。喚警察到來。你便將怎樣。說着。果然拿起了聽筒。對着送話管。喚道。警察……警察。瑪汀見他這樣。不由得臉色發白。忙向前走了兩步。一手搶住了聽筒。抹克西却用力把他撇開。瑪汀又高聲道。請你仔細想了。二百五十元。和你的名譽比較。孰輕孰重。你莫因小失大呀。抹克西冷冷的道。不用你說。我已仔細想過了。再對着聽筒喚道。哈羅……警察呢。瑪汀急忙道。好了。你莫喚警察了。我就要去了。抹克西好似未曾聽見。仍對着送話管道。請你們派兩個警察。趕快到科勒擺銀行來……甚麼……因爲有惡徒在這裏滋擾。瑪汀見勢頭不妙。

便朝門外走。抹克西却伸手攔住道。慢着。你等一下再走。再對送話管說道。甚麼……你問講話的人是誰麼……我是抹克西老人的兒子……是的。是他的兒子。他說完這話。纔把聽筒放下。回頭向着驚慌失措的瑪汀。笑了一笑。瑪汀抖抖的道。你說甚麼。你說……抹克西很安閑的道。我說我也是抹克西。不過是小輩罷了。瑪汀道。那末你到這裏來……抹克西道。我來瞧我父親的。現在我和他已成爲朋友。這個你諒必願意曉得的。瑪汀道。這樣說來。方纔我們所談的借款事。可算是白談的了。抹克西道。也不能算是白談。你因此可得到一種教訓。瑪汀道。方纔我和你講話時。你必已曉得我是扯謊了。抹克西道。這個自然。本來是你自己弄錯了。把奧國(Austria)當做了澳大利亞(Australia)。瑪汀這時候非常頹喪。攤倒在一張椅中。似哭非哭的道。天呀。我怎麼這樣糊塗。鬧出這個亂子來。怕不要捉去監禁麼。抹克西很堅決的道。至少要監禁兩年。瑪汀高聲哭道。這樣一來。我母親的一顆心。真個

要破裂了。抹克西道：你爲何不預先想到這一層呢？瑪汀道：並非不曾想到。實在因受金錢的壓迫，便一切不顧。出此下策了。抹克西道：大凡犯罪的人，都是這樣說。叫入不能相信。瑪汀正要開口辯論，忽想到他這話也未嘗沒有理由。便忍住不響。抹克西先望了望手表，再拉開了門。用和婉的聲音說道：大約再過四分鐘，警察便要來了。我倘是你，定趁這一些工夫，趕去充當火夫了。瑪汀聽說，霍的跳將起來，問道：你肯放我趕了去麼？抹克西揮了揮手道：

去罷。開着的門，隨即關上。瑪汀便不見了。抹克西坐在椅上，用手帕揩了揩臉，並掀動寫字臺上的銅鈴。那位書記長，隨即走進來，問道：先生呼喚，有甚麼事呢？這銀行經理道：我的信件，可曾繕寫整齊，書記長道：都已寫好了。說着，便要走出來拿。抹克西又喊住他道：司密司，慢着，他便站住脚，問道：先生，再有甚麼事？抹克西道：你在甚麼時候，查看這電話的，怎麼現在仍然損壞，不能通話呢。

——完——

世界寓言

捉雄驢取乳

塵夢



從前有個偏僻地方的居民，他們的地方，沒有驢子，所以不認識驢子是甚麼樣子。有一回，聽見人家說起驢乳味美，剛巧這時有人從遠地帶了一頭雄驢來。大家便捉着雄驢取乳。捉頭的捉頭，捉脚的捉脚，捉耳的捉耳，捉尾的捉尾，忙了好一回，還得不到驢乳。

商務印書館精印歷代碑帖

【漢碑】

- 明拓嶧山碑 一册四角
 明初拓史晨前後碑 一册三元
 宋拓夏承碑 一册三元
 宋拓漢婁壽碑 一册三元
 舊拓漢楊伯起碑 一册二元五角
 初拓曹景完碑 一册三元
 舊拓廣武將軍碑 一册三元
 漢碑隸體舉要 一册一角五分

【魏碑】

- 初拓龔龍顏碑 一册五角
 明初拓張猛龍碑 一册三元
 初拓李超墓誌 一册二角五分
 初拓高湛墓誌 一册二角五分

【隋唐碑】

- 初拓元公墓誌 一册三角五分
 唐拓九成宮醴泉銘 一册三元
 宋拓皇甫君碑 一册二元
 宋拓孔祭酒碑 一册三元五角
 宋拓九成宮 一册四角

宋歐陽詢隸果舍利記 一册一元五角
 拓道揚碑塔下舍利記 一册一元五角

【元碑】

初拓趙松雪道教碑 二册八角
 趙文太興國禪寺碑 一册八分

【宋帖】

宋拓淳化閣帖 宋游相 十册二十八元

淳化閣帖 附釋 十册八元

晉唐楷帖 一册六角

【晉帖】

索靖書出師頌 一册一元

陶靖節草書真蹟 一册五角

先生拓王右軍書 一册三元五角

宋游蘭亭玉泉本 一册一元五角

相藏蘭亭宣城本 一册一元

相藏蘭亭王沈本 一册一元二角

宋游蘭亭王沈本 一册一元二角

【唐宋元明帖】

褚遂良書兒寬贊 一册八分

馮承素書蘭亭序 一册八分

舊拓薛刻書譜 一册三元六角

顏魯公書告身 一册一元

蘇東坡書赤壁賦 一册八分

蘇東坡書武昌西山詩 一册八分

蘇東坡書洞庭春色賦 一册一角

黃山谷書松風閣詩 一册八分

米海岳書天馬賦 一册八分

趙文樞叔夜絕交書 一册一角

趙文敏書感興詩 一册一角二分

趙文敏書急就篇 附釋 一册一角二分

岳忠武書前後出師表 一册四角

趙文敏書無逸 一册八分

王陽明書龍江留別詩 一册八分

祝枝山書赤壁賦 一册一角

南河蘭亭絹本真蹟 一册一元六角

顏魯公書裴將軍詩卷 一册一元

蘇文天際烏雲帖 一册二元

吳江天際烏雲帖 一册二元

史刻天際烏雲帖 一册二元

蘇東坡書懷素自敘 一册一元

宋拓米襄陽行書 一册一元



四集 野人記 (二十二續)

弱歲投荒錄 (一名「太山之子」)

天游

第二十四回 遇會長貝那思遭擒 見譚都梅爾屏被殺

穀瀨自從失了梅玲以後，覺得百念俱灰。有時在象背上打盹，有時在林中閑逛。慢慢往西南走去。既無一定目的，好在在森林預備久居的了，也不急急南行。並且覺得梅玲尚在北方，自己每天多走一里，就離他遠了一里。明知現在梅玲已屬他人，還覺得自己愛他之心，一些沒有變更。他走的路，正是阿拉伯會長拿住了梅玲取道回家所走之路。穀瀨見了足印，知道是阿拉伯人留下的，從前他住在會長村邊日久，一見即已了然。既不知梅玲就給會長拿去，也不想同會長麻煩，就懶得跟着他走。穀瀨既備歷艱辛，知道人類是常給苦他吃的，就不願再同人類見面。見了河流，勾起他釣魚的逸興來。住下來，用他自己發明的釣魚方法，釣了些魚，生吃了。天一黑就在岸邊樹上，蹣起來睡覺。獅子一吼，把他的好夢驚醒。恨得他牙癢癢地，正待叫了獅子來，罵他一頓。忽地樹下來了一種異響，彷彿有一件東西想上來。側耳一聽，剛正聽見鱷魚從水中出來的聲音，又聽見他咬東西聲音。接着還聽見有人操着很熟的一種語言，叫道：「天呀！這東西幾乎把我的脚咬去了。」望那說話處看去，給水面波影反射，隱隱

看見有個人扳着樹枝，懸在那裏。動了惻隱之心，從上面匆匆縱下去，縱到一個枝上，腳底踹着一只人手，俯身下去，抓住那人，向上一提。

提到枝上。那人不知穀

瀨是人，還在黑暗中同

穀瀨厮打。穀瀨見他力

氣微弱，也不去睬他。揀

一個最高之處，一株大

樹枝上放下。將他好好

的靠在樹幹上。獅子聽

見聲音，在樹下狂吼。穀

瀨迴身過去，用猿語罵

了一頓。罵他是綠眼睛

吃死尸的孽畜。貝那思

聽了，還以為穀瀨不是猩猩，就是巨猿。掏出手槍來，剛待

射擊。忽然黑暗中有人用英語問道：『你是什麼人？』貝

那思冷不防，吃了一驚。幾乎撞下去。叫道：『天呀！你也是個人嗎？』穀瀨道：『不是人，你以為我是什麼東西？』貝

那思實言道：『我還

以為你是猩猩哩。』

穀瀨大笑了一陣。又

問道：『你是誰？』貝那

思道：『我是個英國

人。姓貝那思。你呢？』

穀瀨隱了自己姓氏，

只把亞克德贈他名

字答道：『我是穀瀨。』

說着，仔細把貝那思

認了一認。恍然道：

『哦！我認識了。你就

是那天受獅子追逐之先，在東方平原邊，同一個女子接

吻之人。』貝那思道：『不錯。』穀瀨道：『你往此地來幹



了吃生魚些了釣法方魚釣的明發已自他用來下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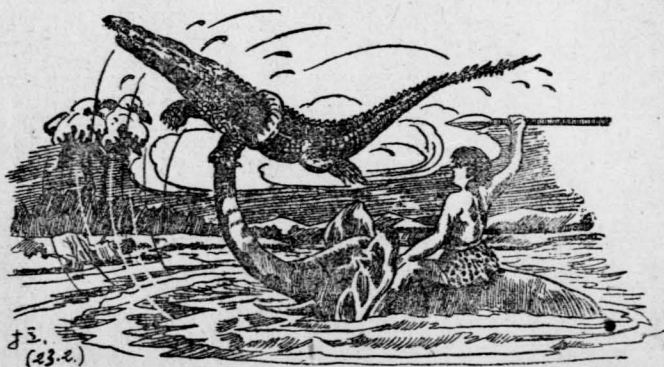
什麼！貝鄴思道：『那女子給人劫去，想去救他。』穀瀨狂呼道：『給人劫去是誰劫去的？』貝鄴思道：『一個做買賣的瑞典人韓森。』穀瀨道：『韓森在那裏？』貝鄴思把梅爾屏屯駐所在，同自己去救援梅玲，受到的襲擊。一說出來，沒有講完，天已微明。穀瀨靜靜聽畢，扶着貝鄴思到一株極安穩的大樹枝上坐下，自己給他從河中灌滿了水壺，又去採了許多水果來給他吃着。向他告辭道：『你在此歇着。我此刻就上瑞典人帳中，替你救那女子回來還你。』貝鄴思慨然道：『他是我未婚妻，這是我應盡的義務。我一定要同去的。』穀瀨聽了，退縮一下，不多一回，又開言道：『你已受重傷，斷難就道。我一個人走，要比較上快些。』貝鄴思道：『既如此，你儘可先走，我隨後就到。這是我應盡的義務，不能不去。』穀瀨把雙肩一聳道：『那也由你。』他口中這般說，暗想道：『他既願跑去送死，也只能聽他。我原也有殺他之心，只因看梅玲分上，纔饒了他。若是梅玲愛他，我應當竭力保護他。不過他要跟

着走，也沒有方法阻止他。目前只有先去動手，將梅玲救出。省得他去冒險的一法。』主意已定，飛身投北而去，貝鄴思掙扎着在後面跟着。等穀瀨趕到梅爾屏結帳地方的對岸。他走了還不上兩里。一路上創痕作痛，精力疲倦。走了幾十步，必得休息一回。走到午後，忽地聽見後面來了一陣馬蹄之聲。怕有失誤，趕忙躲入路傍叢草之中。偷着，向後面偵看，卻是一個穿白袍的阿拉伯人，騎着一匹怒馬，直掠過去。一轉眼已經不見。看他走的那條路，是毒蛇猛虎出沒之所，很替那人危險。原來那人正是甘邁克。貝鄴思等他走遠，仍舊繼續前進。不上半小時，後面又來了許多蹄聲。正想找一處隱密之所，照先前一般藏匿起來。不幸這一次走的是一片平陽，距離有草木之處尙遠。沒法想只得拚命向前面林中奔去。還沒有到。後面一大隊白袍阿拉伯人，從林中出來。一見了他，就用阿拉伯話大聲詰問。貝鄴思一個字都不懂，腳下一慢，後面的人一齊上來，將他圍住。跳着鬧着。貝鄴思不懂阿拉伯話。他們

也不懂英語。鬧了一回，有兩個人上前，將他拿住，卸下武

出來。穀瀨見了，很是快樂。叫道：「譚都快些。」巨象聽了，

裝，逼他上馬。派兩個人押着他先行南回。其餘的人都跟着領袖，追甘邁克去了。按下不表。穀瀨到了地頭，望着隔河帳幕，想不出渡河方法來。見棘圍中還有人來往走動，知道韓森還沒有走。穀瀨還不知韓森就是梅爾屏。他既是劫取梅玲的韓森。就叫他韓森。暗想河中多鱷，斃水過去，徒然傷了性命，非常不妥。沈吟一回，給他想出一個計較來。旋過身向林中走去。一壁走，一壁從喉中發出一種很尖銳的嘯聲。嘯一回，聽一回，走一回。嘯了幾次，末後居然給他聽見。遠遠有一種應聲。聲音愈來愈近。不多一回，他的森林良友譚都豎起長鼻，擰着雙耳，從林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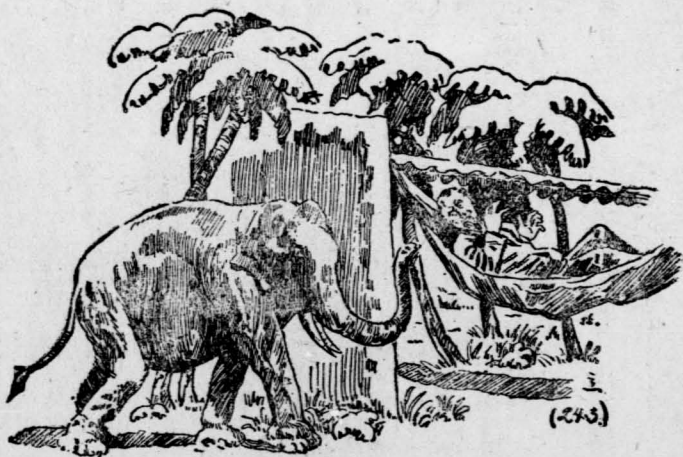
給象知道把鼻子伸下水去將鱷魚攔腰捲起拖出水面下游一擲

之處，就從樹上過去，讓象單身過去。不多一回，已到棘圍。用鼻子輕輕將他捲起，放上頭去。穀瀨坐定，又催道：「快走。」巨象就移步走了。穀瀨用腳跟着象腹，騎着象向西北走去。走到梅爾屏帳幕上游一里以外。穀瀨知道那處有個象渡。水淺沙平，足以騎象過去。到了渡口，不再遲疑，催着象過去。那象異常乖巧，把鼻子掀得高高的，亂流而渡。河中有條鱷魚，不識風頭，奔上來想咬。給象知道了，把鼻子伸下水去，將鱷魚攔腰捲住，拖出水面，向下游一擲。給他擲在百尺以外。穀瀨高踞象背，逕達彼岸，一些沒有打濕。到了對河，催着象循河南下。遇到不能騎象

之外。棘圍的門，是東向面河的。從北面進去，並沒有門，雖

一驚，向幕後一看，剛見一只巨象，從後面出來。他的部下，

沒有門，殺瀨同象都是不怕的。殺瀨向象下了個令，象把鼻子舉起，直躡進去。彷彿沒有棘圍似的。有十多個土人，坐在茅舍前談天，聽見聲響，擡起頭來，見了這頭巨象，嚇得魂飛九天。一聲驚呼，一骨碌爬起來，向門外就跑。那象深惡人類，還以為殺瀨今天特地來找這些人的，想去追趕。給殺瀨止住。仍舊向中央一座大帆布帳幔前走去。梅爾屏躺在幕前一個吊牀上。上面還支着一個遮陽。他受傷不輕，流血過多，身子異常軟弱，聽見他部下驚呼之聲，又見他們一窩蜂向門口逃命，吃了



兩見一只巨象從後面出來

瀨走近一步，用英語問道：「那女子呢？」梅爾屏道：「什戰的。更是嚇得作不出聲來。殺

麼女子？我這裏並沒有女子。只有我部下的眷屬。你要一

個嗎？

不要瞞我。你在他朋友那邊劫來的。現在還在此地。你把他藏在何處？

梅爾屏叫道：「不關我事。是一個英國人雇着我去劫他，帶他上倫敦。他也願意跟着去。那個人姓貝那思，你要找那個女子。不妨找貝那思去。他就知道女子在什麼地方？」

貝那思道：「我就在他那邊來。是他指點我來的。女子並不在他那邊。不必再撒什麼謊。他在何處快說。」

說着，怒容滿面，又走近了一步。嚇得梅爾屏哀求道：「我

說就是。你不要殺我。我把一切詳細情形告訴你便了。那

女子以前確在此處。這是貝那思引誘他從朋友處出來，

跟他上倫敦去結婚的。貝那思並不知道這女子的出身。我却知道。無論是誰，將他護送回去，他的家屬，一定肯以重金相酬。我的將他劫來，完全想那注重賞。不料一不小心，吃他坐了一只艇子，逃向對岸去了。我去追趕，他已給阿拉伯酋長拿去。酋長怎樣會在對岸，我也不知。見我追去，酋長帶着部下，同我決戰，吃他殺敗回來。貝那思因為我不把那女子給他，生起氣來，將我打了幾槍。你要那女子，可以問酋長要去。那女子是他從小收養的。」

貝那思道：「不是那酋長的女兒了。」

梅爾屏道：「不是他女兒。」

貝那思道：「他是誰呢？」

梅爾屏見了，

貝那思道：「他是誰呢？」

梅爾屏見了，

貝那思道：「他是誰呢？」



把梅爾屏連連隔用長鼻捲起過頭去想

「這樣說，他不是那酋長的女兒了。」梅爾屏道：「不是他女兒。」貝那思道：「他是誰呢？」梅爾屏見了，

色，知道自己的機會到了。他一見穀瀨怕他行凶。現在既有這個機會，很可以借此逃命。慨然道：『你找到了他，我

再告訴你遲。這女子的身世，

連他自己都是茫然。只有我同會長兩個人知道。會長有他的

隱情，決不肯說。只有我一個人

可以說得出他是誰來。若是將

我殺了，那女子就永遠是個阿

拉伯女子了。你若肯饒我一命，

將來得到獎銀，同我平分，我自

會告訴你。』穀瀨道：『若是你

說的是實話。我一定可以饒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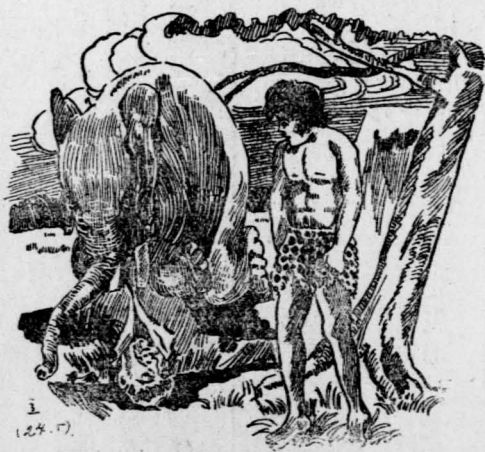
現在我上阿拉伯會長處找去。

若是不在那邊。我回來就把你殺了。至於女子的身世，說

或那女子一定要探問，我們自會來找你，向你購取。』梅

爾屏察言觀色，疑心穀瀨要用武力劫取他的祕密。已經

打定主意，等他一走，自己也就力疾首途，正在胡思亂想。一眼看見那頭象在那裏注意他的面色。目光中漸漸有



獸亂上身屏爾梅向牙長用壁一叫狂壁一去下跪

凶光透將出來。很是害怕。穀瀨怕梅爾屏哄他，走進他幕中去搜尋梅玲。他一走，那頭象又走了一步。象的目力，本不甚佳，他初見這個黃鬍子的白人，已經有些疑心。只因辨不清楚，不能發作。他目力雖不甚佳，嗅覺卻比別種獸類敏銳，伸過鼻子來，細細嗅着。嚇得梅爾屏魂不附體。嗅了一回，認清此人正是幾年前殺他伴侶之人。喉中發出

怒聲。雙眸似血。這種獸類，受了人類的苦，向來不會遺忘，也向來不肯不報仇的。梅爾屏見了，知道不妙。大呼道：

『快來救我。快來救我。這個魔鬼想殺我哩。』穀瀨從幕

中聽見呼聲，趕將出來，剛好看見那頭象，把梅爾屏連遮陽吊牀，用長鼻捲起，舉過頭去，想摔。趕忙搶到象的面前。教他好好把梅爾屏放下來，不要殺他。不料同吩咐河流倒瀉一般，竟不服使令起來。像貓一般，倏地把身子向後一轉。一轉過去，把梅爾屏向地下一扔。跪下去一壁狂叫，一壁用長牙向梅爾屏身上亂戳。不多一回，化成一堆肉醬。站起身來，用長鼻連破碎的遮陽吊牀捲起，向棘園外面一擲，擲進林中去了。穀瀨站在一邊，眼看着那頭象演

這幕慘劇，很是悲傷。他對於梅爾屏並沒有好感。不過爲梅玲計，打算還要向他探問那件祕密。現在卻絕望了。要向那阿拉伯酋長探問，明知是不行的。象的行動，穀瀨也知別有隱情，現在事過境遷，他也並不害怕。向那頭象，叫了一聲。那頭象怒氣已平，像小貓似的，靜靜過來，將穀瀨捲起，放在頭上，向北走了。那些土人，躲在隱蔽之處，眼看着他們主人的慘死，同那白種武士高踞象頭上走了。都嚇得戰戰兢兢，一聲都不敢響。

(待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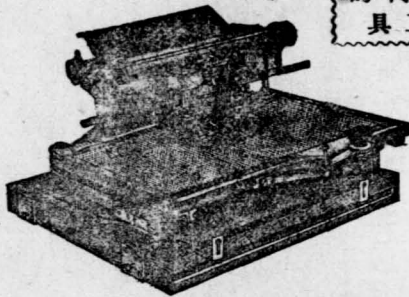
西笑彙錄

胡文煒

先生道：「動物分高級和低級兩種。愛狄，你可知道那一種野獸是高級動物？」

愛狄道：「長頸鹿。」

新時代的
新工具



新式華文打字機

官署 學校 公司 工廠

均不可不備

近世人事日繁，社交日盛，舉凡書信公文契約之類，非用機械打字，不足以壯觀瞻而圖迅捷。此蓋新時代之自然趨勢也。

本館製造之新式華文打字機，每小時可打一千餘字，每次能複印數份，行列整齊，字跡明顯，機件靈活，使用便利。國內各大公司機關，已多購置。

尊處辦公室中，如尙未備有此種新的工具，請向敝館接洽一切，當能使君滿意。

本機印有摺頁傳單請
向上海寶山路本館索閱

上海商務印書館製造

各省分館 均有發售

我們爲甚麼要研究學問？

(一)學問與位置——學問增高，則位置亦增高。

(二)學問與薪俸——學問增加，則薪俸亦增加。

中國最良之通信教授機關

吾人既爲職業所羈，不克親到學校上課，可不設法求學以謀進步乎？**函授學社**係通信教授之機關，入函授學社者，可在家中或店中，於每日閑暇之時，研求學問，而不致妨碍其現在之職務。凡有志求學者，請即加入。

商務印書館

科別	①國文科	②國語科
	③英文科	④算學科
	⑤商業科	
特色	①講義完美	②教法精良
	③答問詳明	④學費低廉

本社各科簡章，函索即寄。

報名處：

(一)上海棋盤街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報名處
(二)各省商務印書館分館

本社投稿簡章

-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間亦酌用文言。
- 二 投寄之稿，望書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干亦請書明。
- 三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詳細註明。
- 四 稿未請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在校者請書明姓名，隨件附寄退稿信封一個，寫明投寄者住址姓名，並郵資若干（貼在信封上）。如稿來稿可用，則用附來信封回信，否則將原稿於一月期內退還。但不隨件附寄隨後補寄者，概不照辦。
- 五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一月，酌致薄酬如下；（甲）現金。（乙）書券。（丙）特製三色版信箋信封。（丁）本雜誌。
- 六 投稿揭載後，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同時聲明。
- 七 投寄之稿，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所有。若稿不致酬。社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佈者，恕不致酬。
- 八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請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內，小說世界社收。
- 九 投寄之稿，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 十 投寄之稿，請選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也(1050)

注意：諸君如欲閱此報者，請向本報或各分館接洽。凡在本報刊登廣告者，請向本報或各分館接洽。凡在本報刊登廣告者，請向本報或各分館接洽。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四年六月三月初版發行

編輯者 武昌葉勁風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各省商務印書館分館

郵章如有改動應照比例增減

表價定	每週一册		普通號	特刊號
	冊數	現款及兌票郵票		
全年	五十二册	四元二角	五角五分	一元二角
半年	二十六册	二元二角	二角五分	六角
一册	十三册	一元二角	一角五分	六角
定	全年	五十二册	四元二角	一元二角
定	半年	二十六册	二元二角	六角
定	一册	十三册	一元二角	六角
本埠	全年	五十二册	四元二角	一元二角
本埠	半年	二十六册	二元二角	六角
本埠	一册	十三册	一元二角	六角
國內	全年	五十二册	四元二角	一元二角
國內	半年	二十六册	二元二角	六角
國內	一册	十三册	一元二角	六角
國外	全年	五十二册	四元二角	一元二角
國外	半年	二十六册	二元二角	六角
國外	一册	十三册	一元二角	六角
郵費	全年	五十二册	四元二角	一元二角
郵費	半年	二十六册	二元二角	六角
郵費	一册	十三册	一元二角	六角
表費	全年	五十二册	四元二角	一元二角
表費	半年	二十六册	二元二角	六角
表費	一册	十三册	一元二角	六角

（小說世界）

閱贈價半

誌雜育教

[本成顧不

及普圖只]

祇須報費大洋七角五分郵費二角四分便可購閱教育雜誌全年一份並可得「教育叢著」優待券惟以陽歷本年年底爲止

各校校長及教員
師範及大學各校學生 公鑒

本誌編刊已歷十有七年。對於教育上之新思潮，新方法，新法令，新成績，無不盡力介紹，而於實際教育，尤爲留意。幸蒙 教育界不棄，訂閱之數，日益增加。茲爲優待諸君起見，凡現任各校校長教員，現在師範及大學各校學生，倘須預定本誌，請將報費郵費及本社所備優待券填就，不論本外埠，一律由郵掛號逕寄本社，報費當照半價計算。應贈「教育叢著」優待券，仍照附送。藉表微忱，惟希

公鑒

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教育雜誌社謹啓

優待券承索卽寄